

## 客家話的界定及客贛方言的分合\*

項夢冰

北京大學

本文討論了七種音韻現象在客家話及客家話的搭界方言閩語、贛語、粵語裡的今讀表現，並逐一畫出分布地圖。所討論的音韻現象為：(1) 古非敷奉母字的今讀；(2) 古微母字的今讀；(3) 古全濁上字的今讀；(4) 古次濁上字的今讀；(5) 古次濁平字的今讀；(6) 古宕攝合口三等非組字是否保留 *i* 介音；(7) 寅讀以脂切。

本文指出古微母字今讀 *m* 和古次濁平字今讀陰平對東南方言不具有分類上的意義，而古非敷奉母字今讀雙唇音聲母、古全濁上字今讀陰平、古次濁上字今讀陰平、古宕攝合口三等非組字是否保留 *i* 介音則對東南方言具有程度不同的分類價值；“寅”字讀以脂切的分布範圍雖然較小，但也有助於認識閩西客話的影響力。這些音韻特徵的分類價值都通過同言線圖而得到直觀的體現。基於對這些同言線圖的分析，本文提出典型的客家話所具備的音韻特徵是：(一) 底層調位具有陽上調（包含部分古全濁上字和次濁上字）；(二) 在白讀層裡古非敷奉母字有明顯保留重唇讀法的現象；(三) 在白讀層裡古宕攝合口三等非組字有保留 *i* 介音的現象。贛語基本上不具備這三項音韻特徵，因此不宜將客家話和贛語合為一個大方言。

關鍵詞：方言地圖，同言線，客家話的界定，客贛方言的分合

### 1. 引言

如何界定客家話也就是如何區分客家話及其周邊方言。按照目前流行的漢語七大方言分區方案，客家話最主要的搭界方言是贛語、粵語和閩語。區分客家話及其周邊方言主要就是區分客家話和贛語、粵語、閩語的問題。

根據實際的調查給漢語方言分區始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其結果體現在先後 6 版的申報地圖（《中華民國新地圖》及其縮編本《中國分省新圖》的

---

\* 本文要特別感謝兩位匿名評審所提出的中肯意見，個別未照改之處由作者自己承擔責任。

通稱)的“語言區域圖”中,其中 1933、1934、1948 年版《中國分省新圖》的“語言區域圖”可以代表史語所的首次分區及其後的調整:

- 1933 華北官話區、華南官話區、吳方言、閩方言、客家方言、粵方言另有海南方言,但圖案和顏色跟粵方言相同
- 1934 北方官話區、上江官話區、下江官話區、吳方言杭州旁標“吳音官話”、皖方言、閩方言、潮汕方言海南島除黎語外劃歸潮汕方言、客家方言、粵方言
- 1948 北方官話、西南官話、下江官話、吳語、徽州方言、湘語、贛語、客家話、閩北語、閩南語包括潮汕地區和海南島(海南另有黎語和瑤語)、粵語

1955 年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上丁聲樹、李榮的〈漢語方言調查〉把漢語方言分爲(丁聲樹、李榮 1956:81-82):

- 1955 “官話”區、吳語區、湘語區、贛語區、客家話區、閩北話區、閩南話區、粵語區

這個方案是在史語所 1948 年的分區基礎上,把北方官話、西南官話、下江官話合爲官話,並刪去不成熟的徽語而成,可以說是對史語所分區工作的總結(王福堂 1999:44)。

經過 1956-1958 年的全國漢語方言普查,學界對漢語方言有了更多的了解,因此也就有了袁家驊等《漢語方言概要》第二版的七大方言分區方案(袁家驊等 1983:22):

- 1983 北方方言、吳方言、湘方言、贛方言、客家方言、粵方言、閩方言

七大方言是一個較爲成熟的分區方案,在學術界也有較大的影響,例如《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1988)插頁 62 的“漢語方言區示意圖”採用的就是這一方案,Lehmann (2002:86)也認爲把漢語(Sinitic subgroup)分爲七組(Mandarin, Wu, Xiang, Gan, Hakka, Min, Yue)是比較普遍的。

在上面所列的分區方案中,客、粵一直是獨立的,而閩雖有過分割,但也只是內部次方言是否列爲一級方言的問題,客、粵、閩三者之間並無太大的糾葛。但是贛語的情況很不同。在史語所 1933 年的“語言區域圖”中,贛語包括在華

南官話中，在史語所 1934 年的“語言區域圖”（《中國分省新圖》第二版）中，贛語包括在下江官話中。是不是存在贛語以及客家話和贛語的關係如何，是羅常培首先提出來的。他在 1936 年完成、1940 年出版的《臨川音系》敘論中提出臨川話和以梅縣話為代表的客家話“大同小異”，因此“頗疑心他們是同系異派的方言”，而這一點還可以從客家遷徙的歷史得到說明。這個敘論後又抽出修訂，以〈從客家遷徙的蹤跡論客贛方言關係〉為題發表在《中國青年》(1942.7.1:83-84)。這種看法顯然得到了學術界的重視。李方桂 (1937)、趙元任 (1948[1952]) 的方言分區中都有了“贛客家語”。但是從史語所 1948 年的“語言區域圖”開始，客家話和贛語就不再合在一起了。不過學界對於客贛方言分合意見的分歧並未彌合，特別是近些年來，客贛方言的分合已經成了客家話研究中的一個熱點問題。

界定客家話的核心問題是客贛兩方言的分合問題，而古濁上字的今讀表現又是客贛分合的核心問題。這方面前人和時賢已頗多論述，詳細介紹和評論各家說法將分散本文的討論焦點，因此我們將一反常規，直接切入問題。限於語料處理和地圖製作的難度，本文的目光主要集中在客家話及贛語、閩語、粵語上。此外，為了討論問題的方便，我們先假定《中國語言地圖集》對於客、贛、閩、粵的劃界是合理的。文中所討論的語言現象大都是前人和時賢已反復發明的，而我們的側重點是嘗試從量化及地理分布來重新審視它們。這些新的觀察都將以方言地圖的形式呈現出來。我們相信，這種集群性的方言量化分布視角對加深客家話界定的認識是有益的。<sup>1</sup> 本文的方言地圖大體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為建立分類模型服務的，布點較疏，但涵蓋整個東南方言或整個漢語，另一類則是為討論客

<sup>1</sup> (1) 鄭錦全〈漢語方言親疏關係的計量研究〉(《中國語文》1988 年第 2 期) 是探討漢語方言計量研究的一篇重要論文，不過鄭文的側重點是實現計量的數學模型，所以論文中有大量的相關係數數據，但是沒有方言地圖。本文採用的是傳統方言地理學的方法，只是加進了計量的因素，方言地圖才是本文的側重點。(2) 本文所說的集群性量化分布分析是相對代表點定性分析而言的，指以盡可能密的布點方式繪製出語言特徵的量化地理分布圖，然後進行有關分析；而代表點定性分析則只是以很少的方言點作為代表，通過若干標準給它們定性，例如 Norman (1988:181-183) 提出劃分漢語方言的 10 條標準，並驗之以 12 個漢語方言（北京、西安、昆明、蘇州、溫州、長沙、雙峰、南昌、梅縣、廣州、福州、建甌），就屬於一種代表點定性分析。代表點定性分析在建立分類模型方面有它的積極意義，但它顯然不能滿足更進一步研究的需要，而且常常會把複雜的語言現象簡單化，例如舌根音 (velars) 在 i 前是否顎化 (Norman 的第六條標準)，在代表點定性分析中可能是有意義的（如南昌顎化梅縣不顎化），但集群性量化分布分析所揭示的情形是：贛語也存在不顎化的方言（例如武寧禮溪話：基 ki<sup>1</sup> | 欺 k<sup>h</sup>i<sup>1</sup>），客家話也存在顎化的方言（例如永定湖雷石坑話：基 tʃi<sup>1</sup> | 欺 tʃ<sup>h</sup>i<sup>1</sup>），而且不一定全都能用方言接觸來解釋，因此舌根音在 i 前是否顎化對區分客贛沒有意義。

贛分合服務的，布點稍密，但只涵蓋客贛或客贛閩粵四個方言。本文的同言線一律採用單線 (a single line, i.e. isogloss) 畫法，而不採用雙線 (two lines, i.e. heteroglosses) 畫法。百分比的統計方法是以語料中所出現的某項字音數（如古微母字的字音數）為分母，以需要求百分比的讀音的字音數為分子（例如古微母字讀 m 的字音數）。<sup>2</sup> 客贛閩粵的布點很不均衡，客家話相對較密，原因主要有兩個：（一）語料限制，特別是贛語和閩語，有很多重要的地點尚無豐滿的語料；（二）工作量的限制，筆者對客家話了解得多一些，因此布點較密，而閩語缺乏像粵語一樣的大型字音對照集，因此要逐一去研讀已有的同音字彙，這絕不是短時間內能夠做到的。此外，由於篇幅所限，本文不附方言地圖的原始數據。方言地圖所依據的方言語料見文後所附的說明。

## 2. 若干語言現象的集群性量化分布

### 2.1 古非組字的今讀

項夢冰 (2003:221-222) 指出通過古非組字的今讀表現，可以將漢語方言劃分為如下兩大類三小類：

	北方型	南方型	
		粵語類	閩語類
古非敷奉母字今讀重唇在 10% 以上	—	—	+
古微母字今讀重唇在 10% 以上	—	+	+

〈圖 1〉可大體表現古微母字今讀的南北對立。圖中的官話都屬於 0-9%，而東南諸方言都高於這個標準。東南方言中百分比比較低的方言目前知道的有 6 個點：

<sup>2</sup> 請注意本文採用的是對現有語料的窮盡性統計，統計單位是字音而不是字（一個字有文白異讀就按兩個字音計算）。凡有對照字音的語料（如《珠江三角洲方言字音對照》，詹伯慧、張日昇 1987），都完全按其收字進行統計；只有同音字表的語料，通常是以《方言調查字表》中收的字（超出這一範圍的字一般很少）為準進行窮盡性統計，例如信宜話古非敷奉母字今讀重唇的百分比是這麼算出來的：先從羅康寧 1987 的同音字表中摘出所有《方言調查字表》中的非敷奉母字音 121 個，排除一個訓讀音、一個誤讀音後是 119 個，其中讀 p p<sup>h</sup> 的字音有 4 個，其他讀 f 或 w 聲母，因此今讀重唇的百分比為 3%（即 4 除以 119 的商）。由於各方言點的語料豐滿度不盡相同，而統計過程中也難免會出現個別失誤，但這對觀察方言現象的宏觀變異趨勢並不會造成明顯的影響，例如項夢冰 (2003) 尾註 18 和 19 曾比較過以同一方言的不同語料做統計基礎（語料豐滿度相同和不同的都有），統計結果雖有差異，但不影響歸類問題。

福建永安 10%

江西星子、高安、吉安，湖南醴陵（南橋）9%

湖南湘潭（韶山衝）5%

不過它們仍然不能跟官話等量齊觀，這是因為：（一）官話一般說來古微母字不存  
在今讀 **m** 聲母的字，造成官話具有一定百分比而非零的原因是“曼”、“蔓”  
兩字，可是這兩個字都不止一個音韻地位，在《廣韻》裡均見於平聲桓韻母官切  
和去聲願韻無販切，在《集韻》裡還見於去聲換韻莫半切（“曼”、“蔓”在  
《集韻》裡實際上有四個音韻地位，除均見於謨官切、無販切、莫半切外，  
“曼”字還見於母伴切，“蔓”字還見於謨還切），而且不是口語用字或口語用  
音。北京、濟南、西安、太原四處口語用到“蔓”字，分別讀  $uan^5$ ,  $u\tilde{a}^5$ ,  $v\tilde{a}^5$ ,  
 $v\tilde{a}^5$ ，來自無販切，可是這四地念字的時候都是 **m-**，來自莫半切（也可以看作是  
按“慢”、“漫”等字類推）。（二）星子等地百分比雖然較其他東南方言低，可  
是其轄字都含有口語用字，例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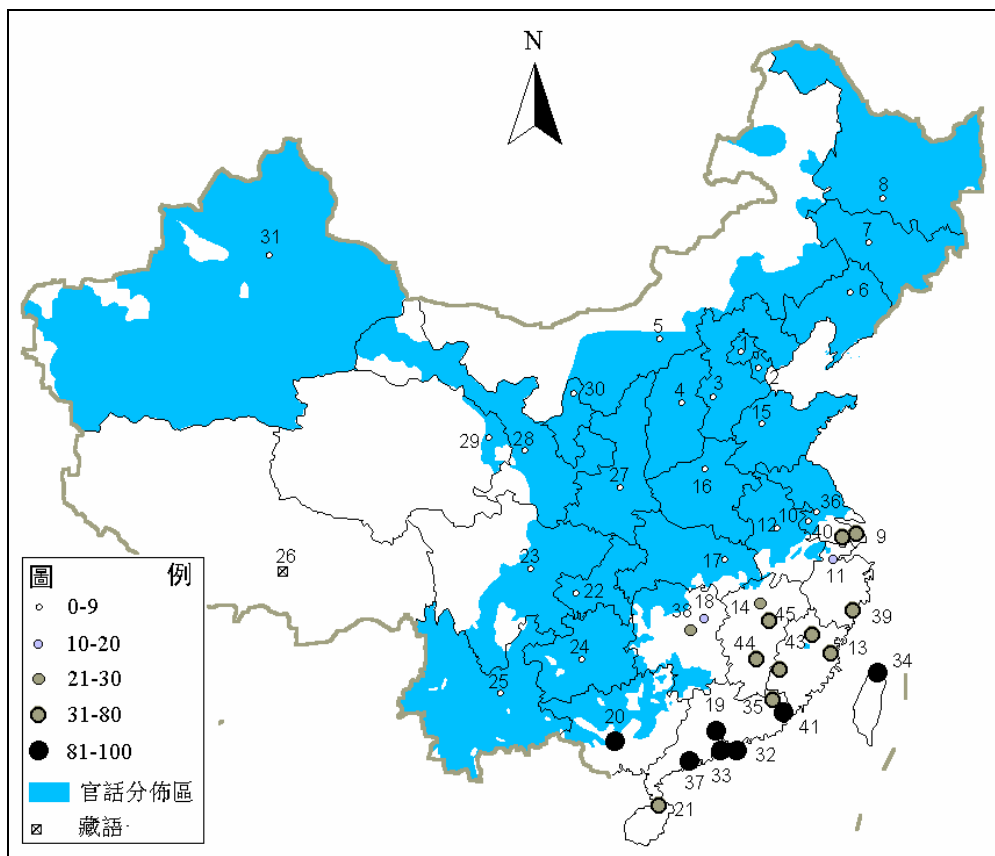
永安：尾  $bue^3$  | 襪  $bu\sigma^4$  | 問  $buei\eta^5$

醴陵南橋：蚊  $me\eta^1$  | 網  $mon^3$  | 望  $mon^5$

星子：尾  $mi^6$  | 湖口：問  $m\sigma n^6$  | 吉安：望  $m\sigma\eta^5$  | 韶山衝：蚊  $m\sigma n^1$

也就是說，如果考慮轄字的性質，在古微母字今讀 **m-** 上南北體現的大致是有無  
的對立而不是程度大小的差異。

〈圖 1〉古微母字今讀的南北對立<sup>3</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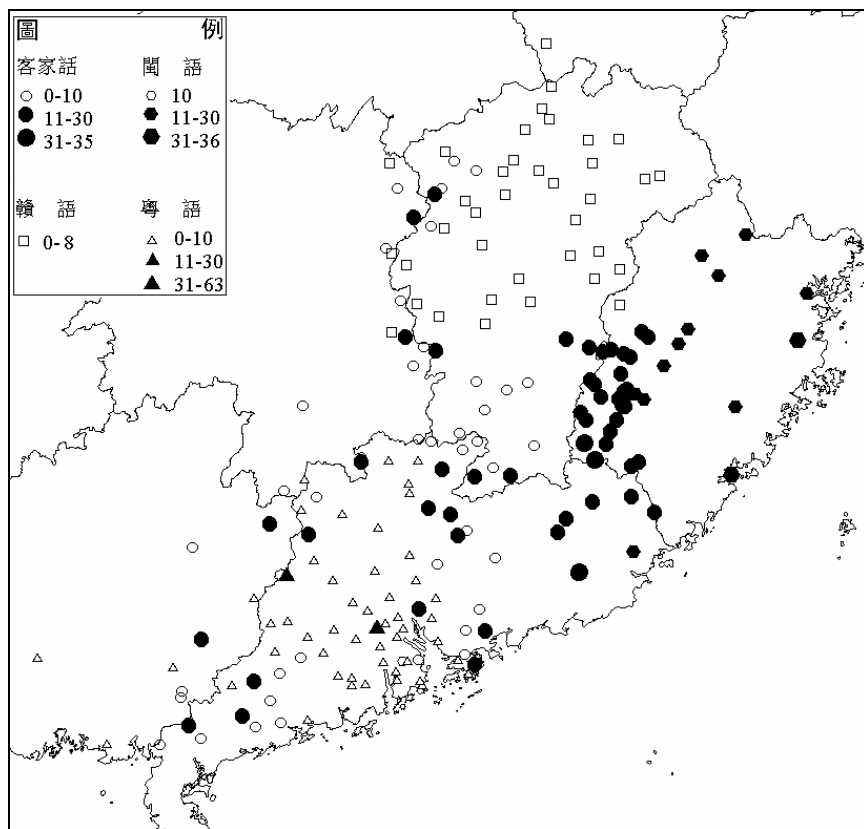


地點代碼：1 北京；2 天津；3 石家莊；4 太原；5 呼和浩特；6 瀋陽；7 長春；8 哈爾濱；9 上海；10 南京；11 杭州；12 合肥；13 福州；14 南昌；15 濟南；16 鄭州；17 武漢；18 長沙；19 廣州；20 南寧；21 海口；22 重慶；23 成都；24 貴陽；25 昆明；26 拉薩；27 西安；28 蘭州；29 西寧；30 銀川；31 烏魯木齊；32 香港；33 澳門；34 台北；35 梅州；36 揚州；37 陽江；38 雙峰；39 溫州；40 蘇州；41 潮州；42 連城；43 建甌；44 零都；45 撫州

而古非敷奉母字的今讀表現對東南諸方言來說也具有分類意義。先看〈圖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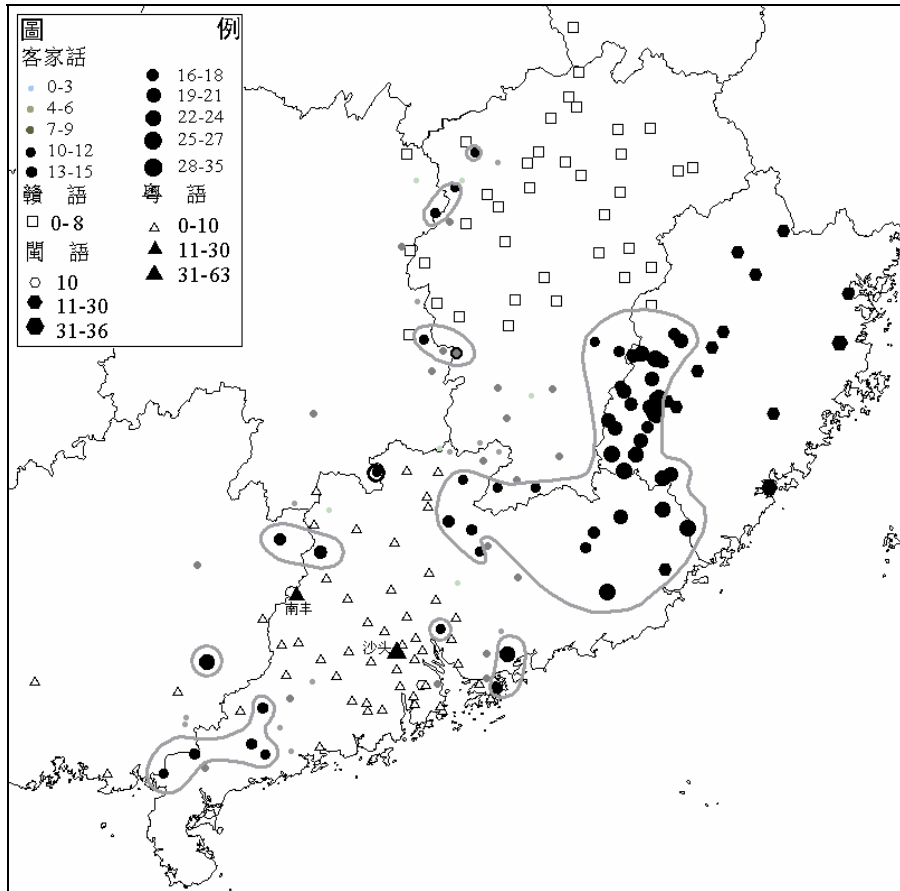
<sup>3</sup> 〈圖 1〉以及下文〈圖 18〉的輪廓線和方言點位置是以《中國語言地圖集》A1 圖（中國語言圖）為底圖繪製的。其中重慶市 1997 年改為直轄市，〈圖 1〉已做相應的改動。官話分布區也是根據《中國語言地圖集》A1 圖繪製的，但將 A1 圖中的晉語併入官話，而且不區分純官話分布區和官話跟其他方言、其他語言的混雜分布區。

〈圖 2〉客贛閩粵古非敷奉母字今讀重唇的百分比分布示意圖



從〈圖 2〉可以看到，11-30% 及 31% 以上兩個尺度對客家話和閩語（尤其是閩語）具有普遍性，閩語只有廣東中山隆都一個點是屬 10% 的，客家話 0-10% 的點雖然比較多（達 41 個點，約佔 43%，已近半數），不過這個比例不必看得太重，因為粵東受語料的限制取點不多，否則客家話屬 0-10% 的方言點比例將明顯下降。更為重要的是，0-10% 範圍的客家話分布很有規律：它們都處於方言接觸的第一線，特別是贛南地區、珠江三角洲地區和粵西地區。拿珠江三角洲地區來說，在粵語的強勁衝擊下，不僅客家話，就連閩語也出現了像中山隆都這樣的古非敷奉母字今讀重唇不明顯的方言。贛語和粵語對客家話的衝擊所造成的結果是古非敷奉母字今讀重唇的百分比從中心地區向邊緣地區遞減，但中心區內部是具有較高的一致性的，如〈圖 3〉所示（為了便於觀察客家話古非敷奉母字今讀重唇的變異趨勢，採用了更為細緻的分類尺度，但贛語、閩語、粵語的分類尺度不變）。

〈圖 3〉客家話古非敷奉母字今讀重唇的高百分比地區



跟客家話和閩語不同，0-10% 對贛語和粵語具有普遍性。贛語沒有例外，粵語只有兩個例外（南海沙頭 63%，封開南豐 34%）。對大區域的方言分類應當允許這種個別例外，更何況研究表明，南海沙頭和封開南豐古非敷奉母字今讀重唇（其中封開南豐大體限於古奉母字）主要是由回頭演變造成的，性質跟閩語和客家話不同（項夢冰、曹暉 2005:78-89），不是真正的例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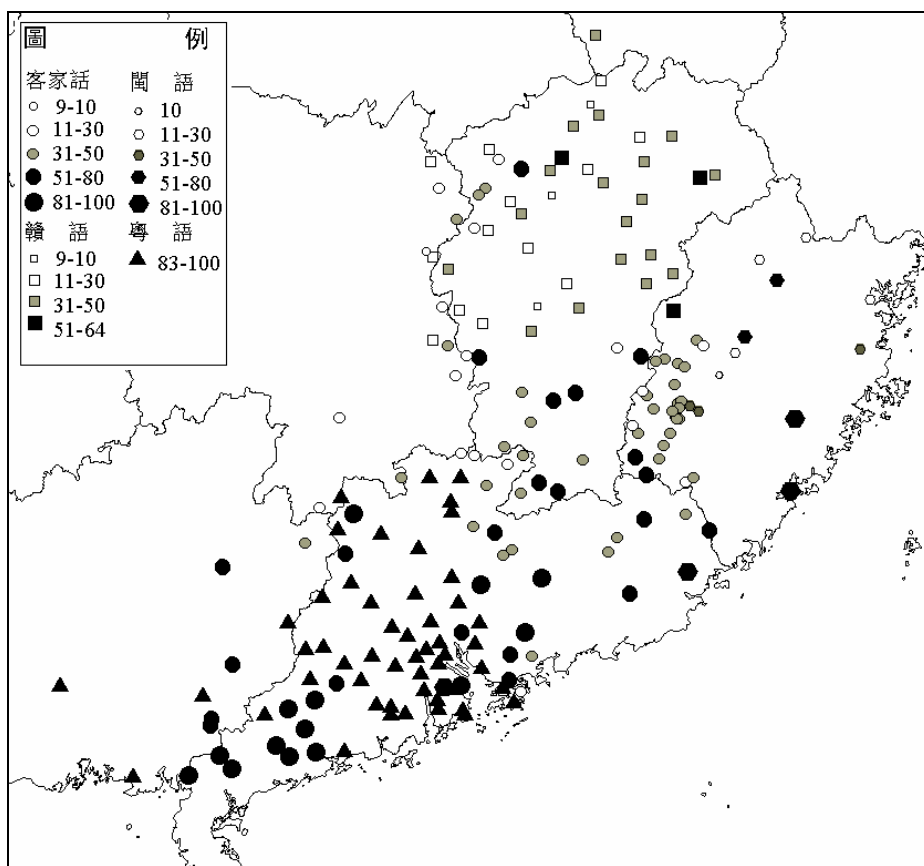
根據古非敷奉母字今讀重唇的百分比在客、贛、閩、粵四個方言中的分布，可以得到一個明確的結論，即客贛應劃分為兩個不同的方言。贛語跟粵語一組，參與了合口三等重唇輕唇化的演變，而客家話同閩語一組，其白讀層在不同程度上保留了重唇的讀法。雖然由於方言接觸已導致邊界模糊，但中心地區的客家話在這一點上跟贛語和粵語的對立是明顯的，不容忽視。我們曾經取中心區的一個



點為例，說明在地道的口語用字裡，非敷奉保留重唇讀法的比例是相當高的（55%，項夢冰 2003:231-233）。不過這條標準的功效也只限於確定客贛有別及客閩同組、贛粵同組，並不能用它劃分客、閩和粵、贛，甚至也不能用它來確定客贛的具體分界。<sup>4</sup>

古微母字的今讀表現可以展現南北對立已如前述。那麼它對東南方言是否也具有分類意義呢？請看〈圖 4〉。

〈圖 4〉客贛閩粵古微母字今讀重唇的百分比分布示意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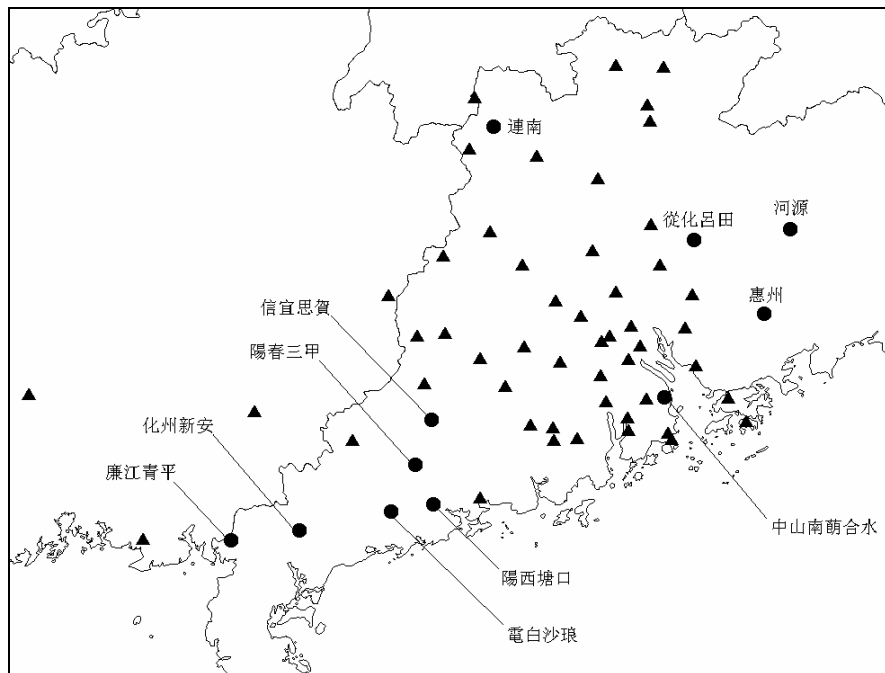


<sup>4</sup> 說客贛有別，是因為客家話存在一個古非敷奉母字今讀重唇明顯的連續分布區（集中在閩西和粵東），即客家話中心區，而贛語不存在古非敷奉母字今讀重唇明顯的連續分布區；說古非敷奉母字今讀重唇不能用作具體劃界的標準，是因為客家話亦存在古非敷奉母字今讀重唇不明顯的方言，這是由方言接觸造成的（具體地說，主要是受到了贛語和粵語的影響），客家話的贛化程度或粵化程度越深，古非敷奉母字今讀重唇的現象就越不明顯。

從〈圖 4〉可以看到，81-100% 對粵語具有普遍性，無一例外（圖中 51 個粵方言點只有兩個點分別為 83% 和 86%，其餘均在 92% 以上）。而客贛閩則具有較大的內部差異，特別是客閩，從 0-10% 到 81-100% 都有。可見對客贛閩粵四個方言來說，古微母字今讀重唇並無明顯的分類作用，可是如果把它跟古非敷奉母字的今讀結合起來，我們就可以給粵語下一個相當明確的定義：粵語是古非敷奉母字高度輕唇化而古微母字高度存古的方言。高度輕唇化的數量指標是低於 10%，高度存古的數量指標是高於 80%。圖中的 51 個粵語只有南海沙頭和封開南豐兩處的古非敷奉母字例外（分別為 63% 和 34%），其他完全符合這兩項指標，而贛語和閩語則沒有一個點能同時滿足這兩項指標。問題是客家話。圖中的 95 個客家話有 11 個能同時滿足這兩項指標，如〈圖 5〉所示。

從〈圖 5〉可以很直觀地看到同時滿足兩項指標的 11 個客家話其分布不具有地理縱深度，或者是環繞在粵語的周圍，或者是在粵語的包圍之中。這顯然跟粵語的影響有關。客家話粵化的一個表現就是古非敷奉母字今讀重唇百分比的下降和古微母字今讀重唇百分比的升高。這種粵化從微觀的角度也是可以觀察到的，即同一方言新老派異讀所呈現出來的差別（參看項夢冰、曹暉 2005:180-182）。

〈圖 5〉古非組字今讀很像粵語的客家話分布示意圖



## 2.2 古濁上字的今讀

橋本 (Hashimoto 1973:440) 曾經指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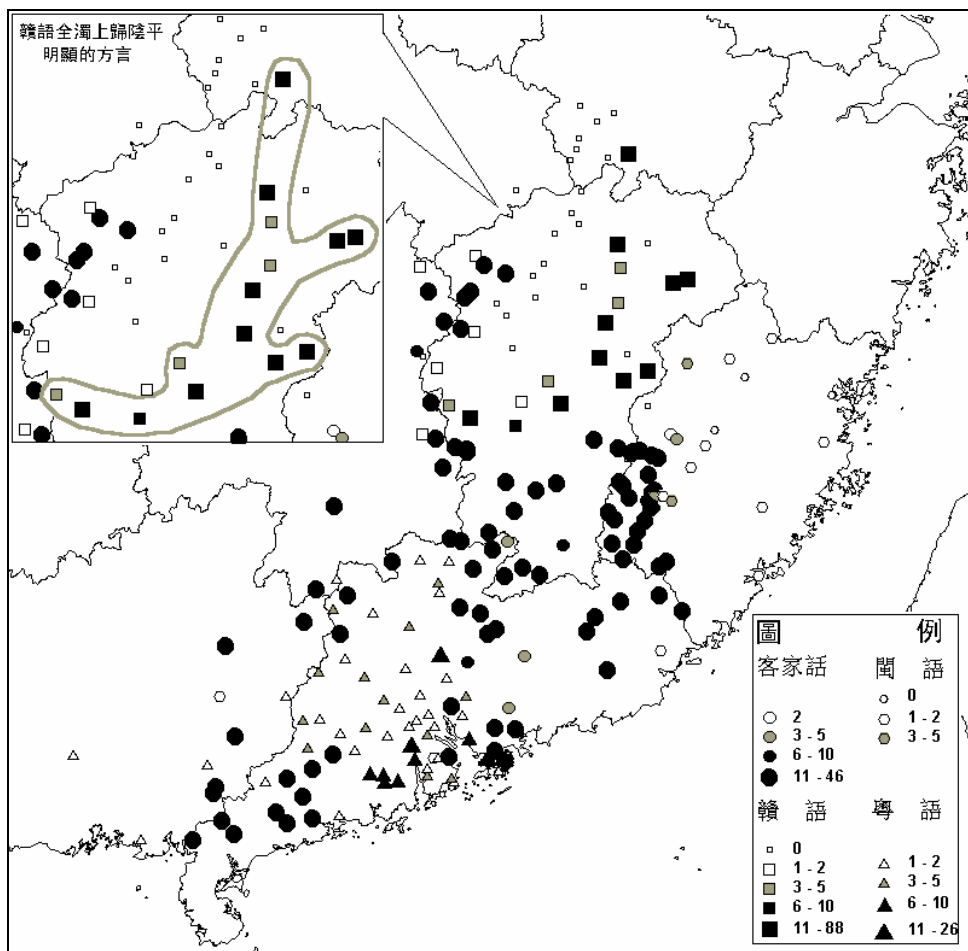
What we found common to all the known varieties of Hakka but to no other known dialects or dialect groups is the merger of the *tz'ũ-cho shang-shêng* with the *yin-p'ing*. Thus throughout the Hakka dialects the words for 'horse', 'to buy', etc. share the same tone with the words for 'song', 'chicken', etc.; but the words for 'rice', 'old', etc. do not, ……[所有已知的客家話都有的而其他方言都沒有的一個特點是有些古次濁上聲字今讀陰平。在客家方言裡，“馬”“買”等字跟“歌”“雞”等字同調；而“米”“老”等字則跟它們不同調]

顯然在橋本看來，部分古次濁上字今讀陰平是客家話的區別性特徵。黃雪貞 (1988:241) 則認為“客家話的特點是古上聲濁聲母字有一部分今讀陰平，其中次濁聲母比全濁聲母讀陰平的字數多。”

〈圖 6〉和〈圖 7〉是根據古全濁上字今讀陰平的百分比和古次濁上字今讀陰平的百分比分別製成的客贛閩粵的計量分布圖。

從〈圖 6〉可以看到，閩語基本上不具備古全濁上字今讀陰平的現象（16 個方言點都在 3% 以下），客家話則普遍具有這一現象，而贛語和粵語居間，既有古全濁上字今讀陰平明顯的方言，也有古全濁上字今讀陰平不明顯的方言，大體以後者為主。〈圖 7〉的分布態勢跟〈圖 6〉基本相同，但有兩點值得注意：（一）粵語 2% 以下的方言佔絕對優勢，3% 以上的方言明顯減少；（二）贛語 6% 以上的方言銳減為 1 個方言點（南豐）。

〈圖 6〉古全濁上字今讀陰平在客贛閩粵中的分布



〈圖 6〉和〈圖 7〉雖然已經可以給我們提供相當有用的資訊了，可是其中卻還包含了一些表面性的現象，需要再做分析才能得其真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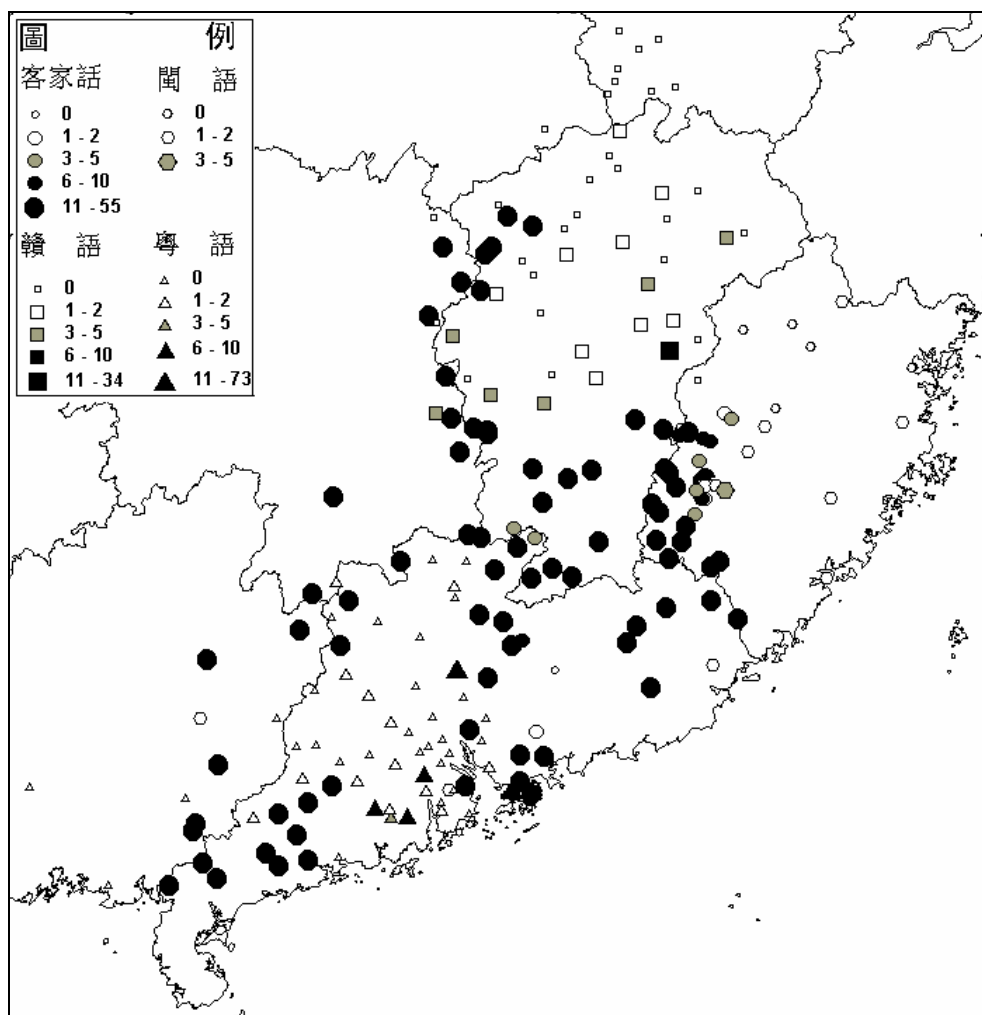
(一) 低百分比的方言不應納入考慮的範圍，特別是粵語，因為本文所據的粵語語料字音數較多，出現較多的例外是正常的。拿順德來說，〈圖 6〉歸為 3-5% 類，可是這並不能說明古全濁上字在順德方言裡跟陰平調有密切的關係，如果巨細不捐，其分派關係如下（以字音數為統計單位）：

陰平 4；陽平 6；陰上 4；陽上 49；陰去 7；陽去 91

派入陽平和陰去的字音數比陰平和陰上都多，說明“4”這個數字並沒有統計上的意義，例外、訓讀音、印刷錯誤等等都可能導致這種低百分比的存在。

(二) 不同性質的濁上歸陰平。就〈圖 6〉〈圖 7〉中的方言來說，客家話濁上歸陰平的性質是很明確的，即古全濁上字和次濁上字都有歸陰平的，其內部相對而言是比較一致的，差別只在轄字的多少，而轄字少的方言通常也都是口語用字，很少轉文讀音。而贛語和粵語濁上歸陰平的性質則需要特別加以討論。

〈圖 7〉古次濁上字今讀陰平在客贛閩粵中的分布



贛語的濁上歸陰平有三種類型：(一) 鄱陽、東至型。這種類型的特點是古全濁上和古濁去今歸陰平，但古次濁上不歸陰平或少歸陰平。湖北的陽新城關也屬於這種類型（因未研讀其語料本文沒有列入）。(二) 南豐型。這種類型的特點是古全濁上和古次濁上今歸陰平，但古濁去今不歸陰平或少歸陰平。(三) 黎川型。這種類型的特點是古全濁上今歸陰平，但古次濁上和古濁去今不歸陰平或少歸陰平。臨川、吉水、宜黃、弋陽、橫峰、永新大體可以歸入這種類型。下面是四個代表方言古濁上、濁去歸陰平的字音數統計：

	古全濁上歸陰平	古濁去歸陰平	古次濁上歸陰平
鄱陽	88%	90%	2%
東至	41%	23%	0%
南豐	32%	1%	34%
黎川	36%	1%	0%

其中黎川的百分比是按劉綸鑫 (1999) 統計的，但按顏森 (1993)，黎川古次濁聲母有少數字今讀陰平（暖  $\text{non}^1$  | 卯  $\text{lon}^1$  男陰），其百分比不應為零，但這不影響歸類問題。

粵語的濁上歸陰平也有三種類型：(一) 錦田型。這種類型的特點是沒有獨立的陽上調和陰去調，古次濁上、古清去的大部分字及古全濁上的一部分字今歸陰平。(二) 佛岡型。這種類型的特點是有獨立的陽上調和陰去調，古全濁上和次濁上字只是部分派入陰平（百分比分別為 13%，18%）。(三) 鶴山台山型。這種類型的特點是有獨立的陽上調，但沒有獨立的陰去調，古清去的大部分字今歸陰平，古全濁上和次濁上字只是部分派入陰平（百分比分別為：鶴山 11%，10%；台山 6%，6%）。下面是四個代表方言古濁上、清去歸陰平的字音數統計：

	古全濁上歸陰平	古次濁上歸陰平	古清去歸陰平	獨立的陽上調
新界錦田	26%	73%	83%	—
佛岡	13%	18%	0%	+
鶴山	11%	10%	81%	+
台山	6%	6%	75%	+

很明顯，贛語濁上歸陰平只有南豐型跟客家話是相同的，可是這種類型在贛語中只佔很小的比例（〈圖 6〉〈圖 7〉收 44 個贛語點，只有南豐獨立一型，約佔

2%)。而粵語濁上歸陰平既牽涉到全濁上字又牽涉到次濁上字，這一點跟客家話是相同的，可是其歸陰平往往是二次音變，即濁上部分字跟清去合流，再跟陰平合流，其中鶴山、台山歸陰平的字並不太多，只有佛岡型才是比較像客家話的。結合百分比、具體轄字及地理位置，粵語濁上歸陰平可能要區分不同的層次：(一) 自身的例外，特別是一些非口語用字的讀音往往屬於這種情形（如“圈”、“鮑”）；(二) 自身的規律性演變，如錦田的古次濁上歸陰平達 73%，遠高於一般的客家話；(三) 客家話的影響，例如佛岡地處粵客交界地帶，而濁上歸陰平的字跟客家話也有較大的相似性，歸陰平的全濁上字和次濁上字分別有 42% 和 50% 在從化客家話裡也讀陰平。

最後還要考慮一點的是數量對比和地理分布。在〈圖 6〉〈圖 7〉中，粵語濁上歸陰平較典型的方言 51 個點中只有 4 個，約佔 8%；贛語全濁上歸陰平比較典型的方言 44 個點中有 11 個，約佔 25%，可是全濁上和次濁上歸陰平較典型的方言只有 1 個，還不到 2%。南豐地處贛語的南部邊緣，而其次濁上歸陰平的字有 61% 跟客家話相同，其中兼有客家話的底層或影響大概是可以成立的。<sup>5</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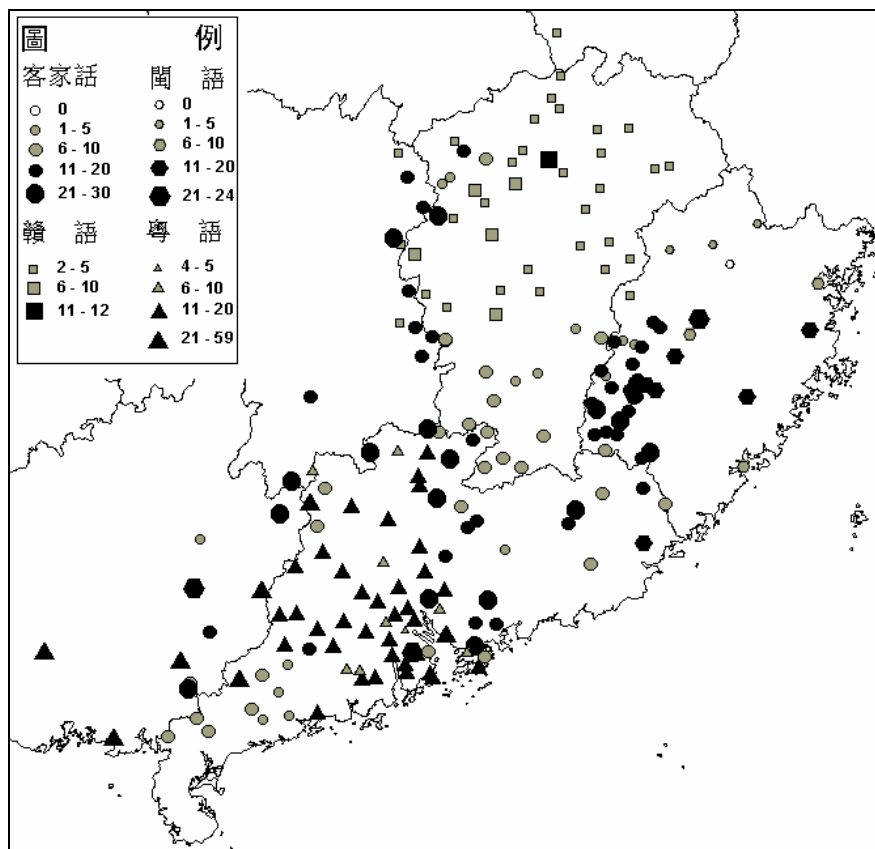
如果把〈圖 6〉〈圖 7〉綜合在一起，可以發現全濁上歸陰平的贛語分布範圍完全涵蓋了次濁上歸陰平的贛語，而且具有明顯的連續性。從〈圖 6〉的副圖可以看到，贛語具有全濁上歸陰平的方言主要集中在東部和南部的邊緣地帶，缺乏向內的縱深度，但卻呈長距離的帶狀延伸。這使我們相信贛語全濁上歸陰平具有自身的演變機制，只是在南部靠近客家話的地區可能兼有客家話的影響。

### 2.3 古次濁平今讀陰平

黃雪貞 (1989:122) 提出有少數古平聲次濁聲母字多數客家話都讀陰平，這也是客家話聲調的特點。謝留文 (2003:87) 認為客家話的這個特點已得到了充分的驗證。客家話普遍具有這一現象是事實，需要討論的是它是否為客家話所獨有，能否作為界定客家話的一條標準。答案應當是否定的。客贛閩粵四個方言古次濁平字今讀陰平的字音數計量分布如〈圖 8〉。

<sup>5</sup> 項夢冰、曹暉 (2005:131-133) 認為應該把南豐劃歸客家話。

〈圖 8〉古次濁平字今讀陰平在客贛閩粵中的計量分布



〈圖 8〉雖然是按照各方言古次濁平字今讀陰平的字音數所製作的漸變符號分類圖，不過其有無對立的意義要大於數量增減的意義，這是因為：（一）各點的語料豐滿度不同。舉例來說，圖中的南昌縣（塔城鄉）所據語料是劉綸鑫 1999，而南昌市所據語料是北京大學中文系語言學教研室 1989，前者的字音對照集只有 1,177 個字頭（含因文白異讀分立的字），而後者有 2,961 個字頭，由這兩份材料所歸納的字音數分別為 3 和 12。廉江（石角）所據語料是李如龍等（1999），而如果根據練春招（2002）歸納，則字音數將由 8 上升為 28。（二）字音數多的方言往往包含了較多的非口語用字或轉文讀音，例如連城新泉的 17 個字音中有 8 個屬於這種情形：“媽”[ma<sup>1</sup>]、“誣”[vøə<sup>1</sup>]、“微”[vi<sup>1</sup>]、“拈”[nie<sup>1</sup>]、“研”[nie<sup>1</sup>]、“鉛”[tʂie<sup>1</sup>]、“捐”[tɕe<sup>1</sup>]、“盲”[ma<sup>1</sup>]。（三）一部分粵語陰平調有兩個調值，多數學者認為它跟變音有關，本文的統計忽略了這一點，把兩種調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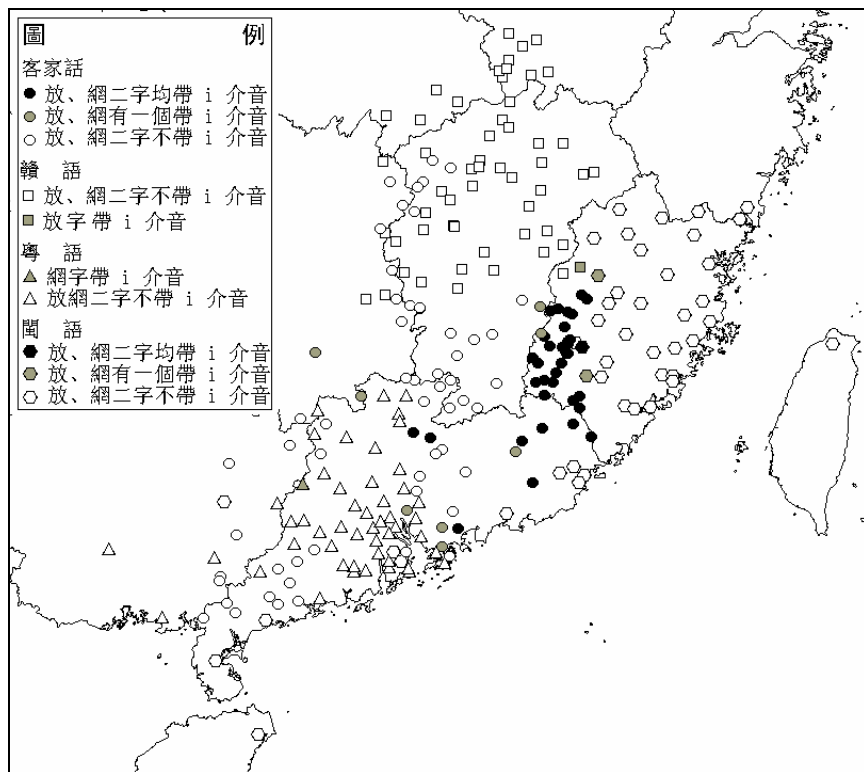
字一併計入，因為區別變音和本音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

如果側重於有無對立，則從〈圖 8〉無法觀察到古次濁平今讀陰平的分類價值，因為它對客贛閩粵來說都具有普遍性。換言之，古次濁平今讀陰平並不能看作是客家話的聲調特點。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古次濁平今讀陰平的具體歸字在客贛閩粵四個方言裡雖有不同，但並無明顯的對立，例如在客家話裡常讀陰平的“蚊”、“聾”、“籠”等字在贛語裡也有方言是讀陰平的。

## 2.4 古宕攝合口三等非組字是否保留 i 介音

秋谷裕幸 (1996:86, 1996[2002]:440) 都提到“客家話陽韻唇音字不僅未經唇化，而且還保留了介音 \*i”，“是客家話獨有的現象”。項夢冰 (2004a) 詳細考察了客贛閩粵的這一項音韻表現，證明秋谷的觀察是很有價值的。現以“放”、“網”為考察對象，在原有考察的基礎上再增加若干方言點，製成〈圖 9〉。

〈圖 9〉“放”、“網”帶 i 介音在客贛閩粵中的分布



從〈圖 9〉可以看到，“放”、“網”帶 i 介音主要見於客家話，而且分布很集中，主要在閩西和粵東。如果把“坊”、“枋”兩字也考慮進來，目前發現的非客家話有：

閩語 3 處：連城賴源、將樂、龍岩（將樂、龍岩“放”、“網”都不帶 i 介音，但將樂“坊”讀  $\text{pi}\text{ɔŋ}^1$  或  $\text{piu}\text{ŋ}^1$ ，“枋”讀  $\text{pi}\text{ɔŋ}^1$ ，龍岩“芒”讀  $\text{bi}\text{ẽ}^2$ ，因此把將樂和龍岩歸入淺黑色六邊形類）

贛語 1 處：泰寧（“坊枋”讀  $\text{pi}\text{ɔŋ}^1$ ，“放”讀  $\text{pi}\text{ɔŋ}^5$ ，“望”讀  $\text{mi}\text{ɔŋ}^6$ ，但“網”讀  $\text{moŋ}^3$ ，“芒”讀  $\text{maŋ}^2$ ）

粵語 1 處：封開南豐（“網”讀  $\text{miu}\text{ŋ}^4$ ）

其中封開粵語的 i 介音大概是後起的，即“ $\text{moŋ}^4 \rightarrow \text{mu}\text{ŋ}^4 \rightarrow \text{miu}\text{ŋ}^4$ ”（比較：方  $\text{fu}\text{ŋ}^1$  | 放  $\text{fu}\text{ŋ}^5$  | 房  $\text{pu}\text{ŋ}^2$ ），江攝開口二等的“窗” $\text{ts}^h\text{i}\text{u}\text{ŋ}^1$  可能也經歷了同樣的介音增生過程。連城賴源、將樂、龍岩、泰寧是真正的例外。我們認為這些例外跟方言接觸有關，屬閩西客話向周邊非客家話擴散的結果（從圖中也可以看到從閩西往閩北、閩中、閩南有減弱的趨勢，即從深黑色向淺灰色過渡）。連城賴源、將樂、龍岩、泰寧受閩西客話的影響這裡再舉一個例子。

“寅”字在一部分客家話裡讀以脂切，D. MacIver 編，M. C. Mackenzie 增訂的《客家話英漢字典》（1926，未說明確切地點）“寅”字頭的解說為：

寅 Yín. To revere. A horary character. Also Yî.

其中 Yín 當為文讀音，Yî 當為白讀音。今梅縣仍讀  $\text{i}^2$ 。以脂切的讀法集中分布在閩西客話區，大致相當於舊汀州府轄境，但是也有一些例外（泰寧、將樂、沙縣、沙縣富口、三元、連城姑田、連城賴源、龍岩），如〈圖 10〉所示（參考項夢冰、曹暉 2005:183-189 “閩西客話‘寅’字的讀音”）。

〈圖 9〉和〈圖 10〉似乎可以說明閩西客話對周邊地區的輻射作用。

項夢冰 (2004a) 曾引 13 處畬話，說明“放”、“紡”、“網”帶 i 介音（包括受韻腹同化後的 y）在畬話中是普遍的讀法。畬民是宋以後陸續從閩西、粵東和贛南遷出的，而目前又分散在好幾個省，“放”、“紡”、“網”帶 i 介音絕不是偶然的。這說明古宕攝合口三等非組字保留 i 介音是早期客家話的普遍讀法，目前的分布格局應當是客家話受周邊方言（特別是粵語和贛語）衝擊而不斷萎縮的結果。

### 3. 客家話的界定及客贛方言的分合

#### 3.1 五種音韻現象的同言線及其綜合

前文一共討論了以下七種音韻現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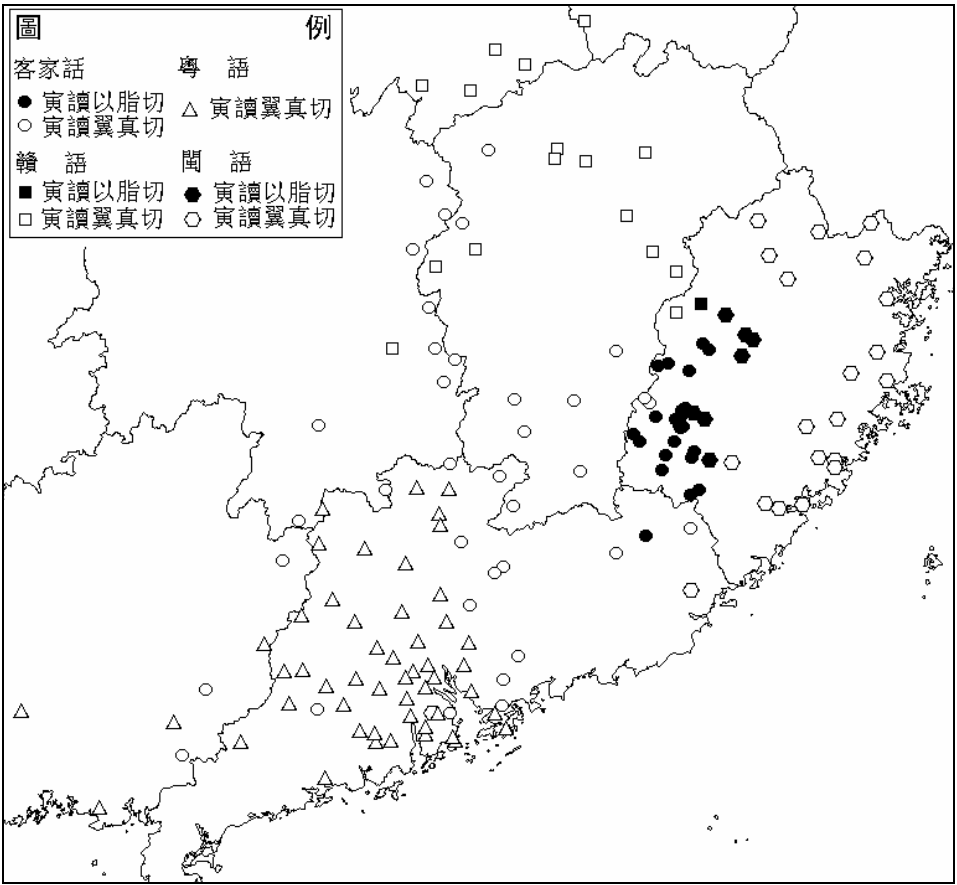
- (1) a. 古非敷奉母字的今讀。  
b. 古微母字的今讀。
- (2) a. 古全濁上字的今讀。  
b. 古次濁上字的今讀。
- (3) 古次濁平字的今讀。
- (4) 古宕攝合口三等非組字是否保留 i 介音。
- (5) 寅讀以脂切。

其中 (1b), (3) 對東南方言不具分類價值，<sup>6</sup> (1a), (2a), (2b), (4) 則對東南方言具有程度不同的分類價值。寅讀以脂切的分布範圍雖然較小，但也可以幫助我們認識閩西客話的影響力。〈圖 11〉至〈圖 15〉分別是根據 (5), (4), (1a), (2b), (2a) 製作的同言線圖，每圖都同時標出代表南北對立的古微母讀 m 的同言線以及《中國語言地圖集》所劃定的方言點歸屬。〈圖 16〉則是〈圖 11〉至〈圖 15〉的綜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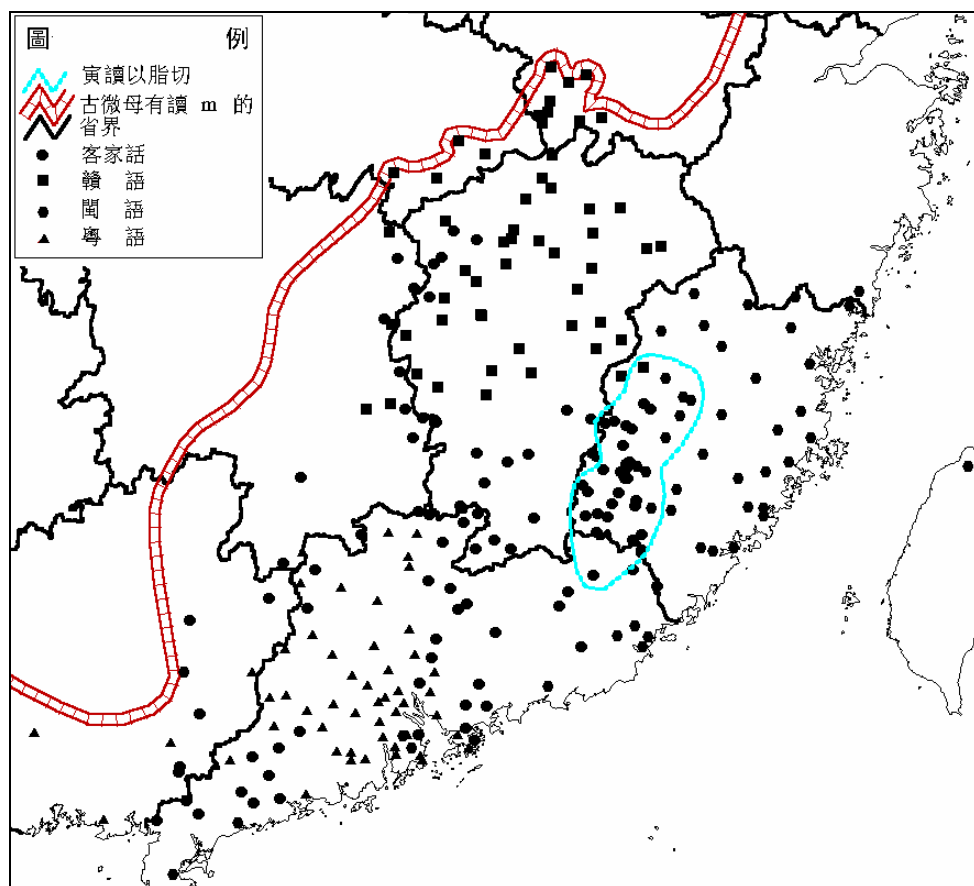
---

<sup>6</sup> 這是從有無的角度說的。根據前文對粵語的定義，還應畫一條古微母字今讀 m 高百分比（80% 以上）的同言線，但本文的重點是客贛的分合問題，因此從略。

〈圖 10〉寅讀以脂切分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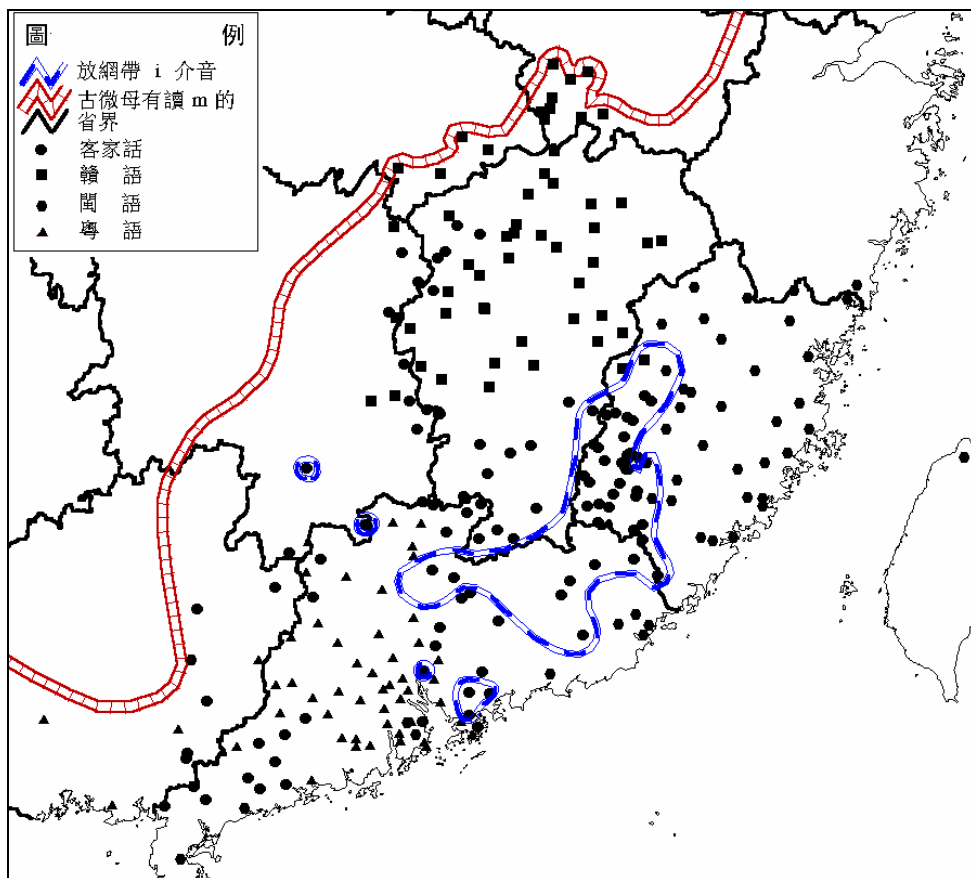


〈圖 11〉寅讀以脂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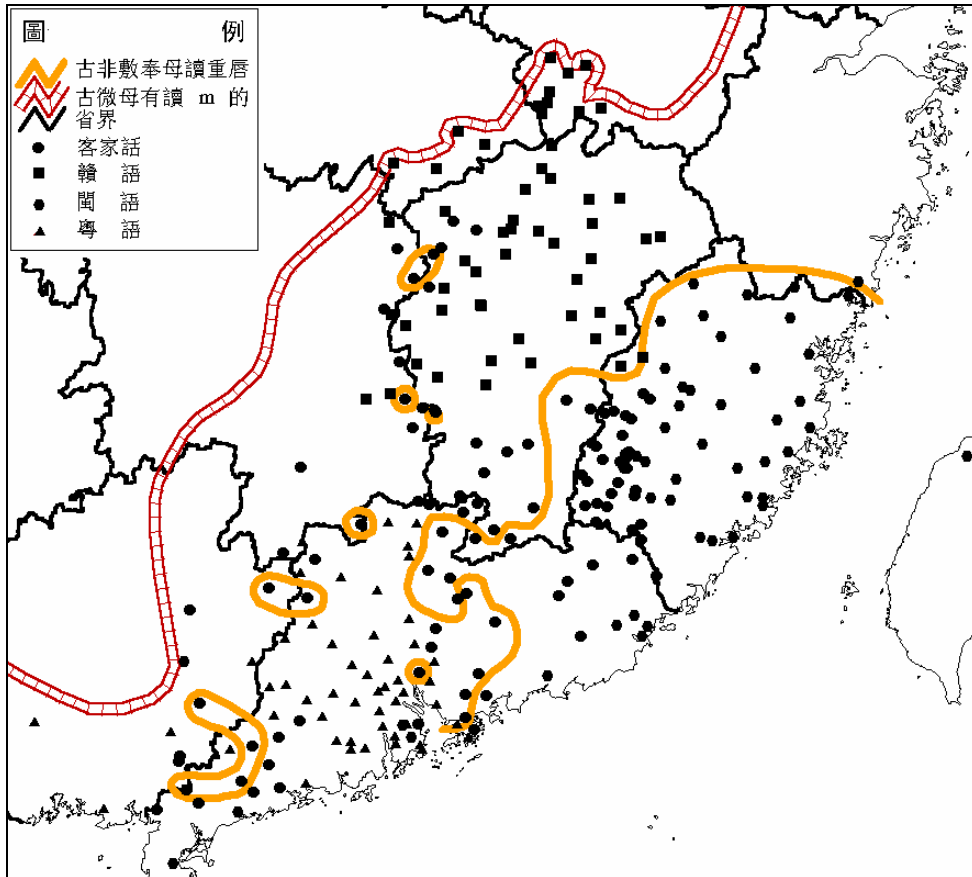
說明：寅讀以脂切的分布範圍很小，主要在舊汀州府轄境（今閩西客話區），圖中的例外有 8 個，一個屬於贛語撫廣片，其餘 7 個分屬閩語的閩北（1 個）、閩中（5 個）、閩南（1 個）次方言。閩中方言是閩語中受客家話影響最深的方言。

〈圖 12〉放網帶 i 介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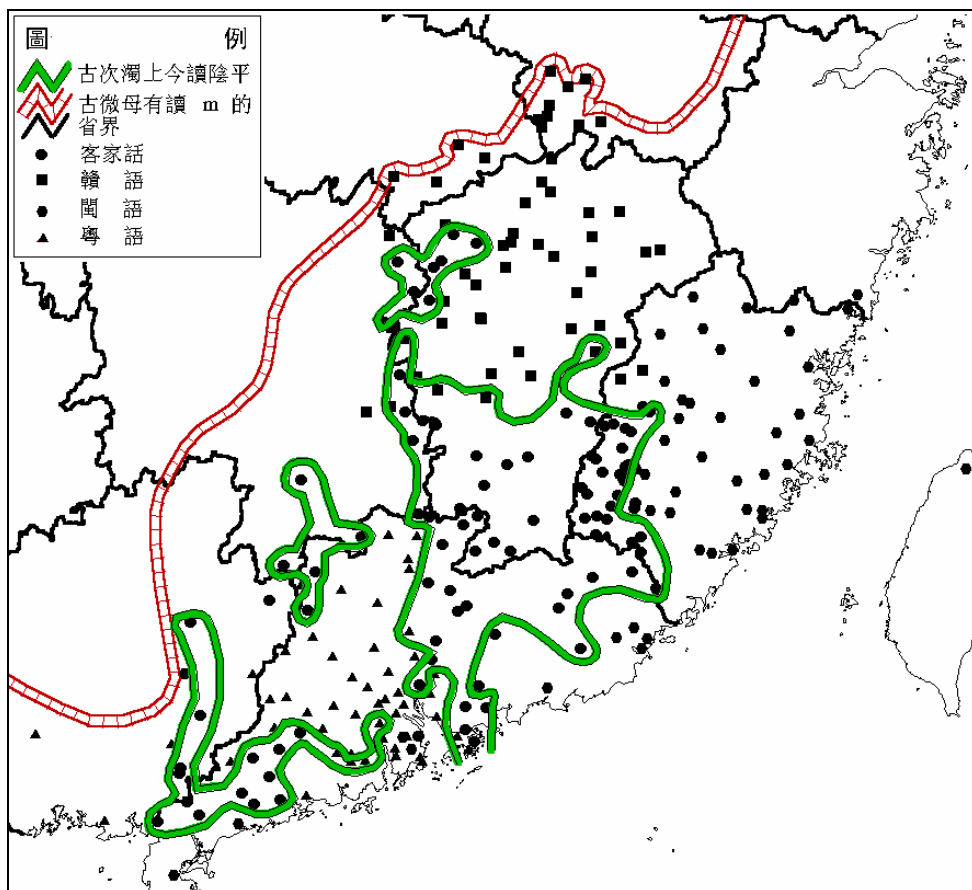
說明：本圖從寬畫線，只要宕攝合口三等非組字有保留 i 介音的就算（封閉粵語的性質不屬存古，不畫在線內）。同言線圈定的範圍主要在客家話中心區（閩西、粵東），例外很少，分屬贛語撫廣片（1 個）、閩語的閩北（1 個）、閩中（1 個）、閩南（1 個）次方言。放網帶 i 介音大概是早期客家話的普遍讀法，這一點可從始遷於今客家話大本營地區、分散在多省的畚民所說的客家話（畚話）普遍保留這一讀法得到證明。目前的萎縮狀態應當是周邊方言衝擊的結果。這種萎縮仍在進行。以香港客家話為例，張雙慶、莊初昇 (2003) 的新界方言字音對照表共收 14 個宕攝合口三等字，四處客家話只剩一個“網”字還保留 i 介音，不過這也足顯客家話跟其他方言的差別，因為該字音對照表所收的其他五個非客家話（粵語、閩語、蛋家話）沒有這種讀法。而另據劉鎮發 2004 之“香港客話讀音”（確切地點不詳），“紡”、“縛”在老派的發音中也保留 i 介音，中派還維持老派“紡”的讀法，但“網”、“縛”已無 i 介音，新派則“紡”、“網”、“縛”全無 i 介音。

〈圖 13〉古非敷奉母讀重唇



說明：畫線以 11% 以上為標準。這條同言線有較大的範圍，閩語幾乎盡在其中，客家話大本營（閩西、粵東、贛南）也大致在這一範圍，但它幾乎不涵蓋贛語和粵語（南海沙頭和封開南豐兩處粵語古非敷奉母字今讀重唇的高百分比現象是由回頭演變造成的，性質跟閩語和客家話不同，不畫在線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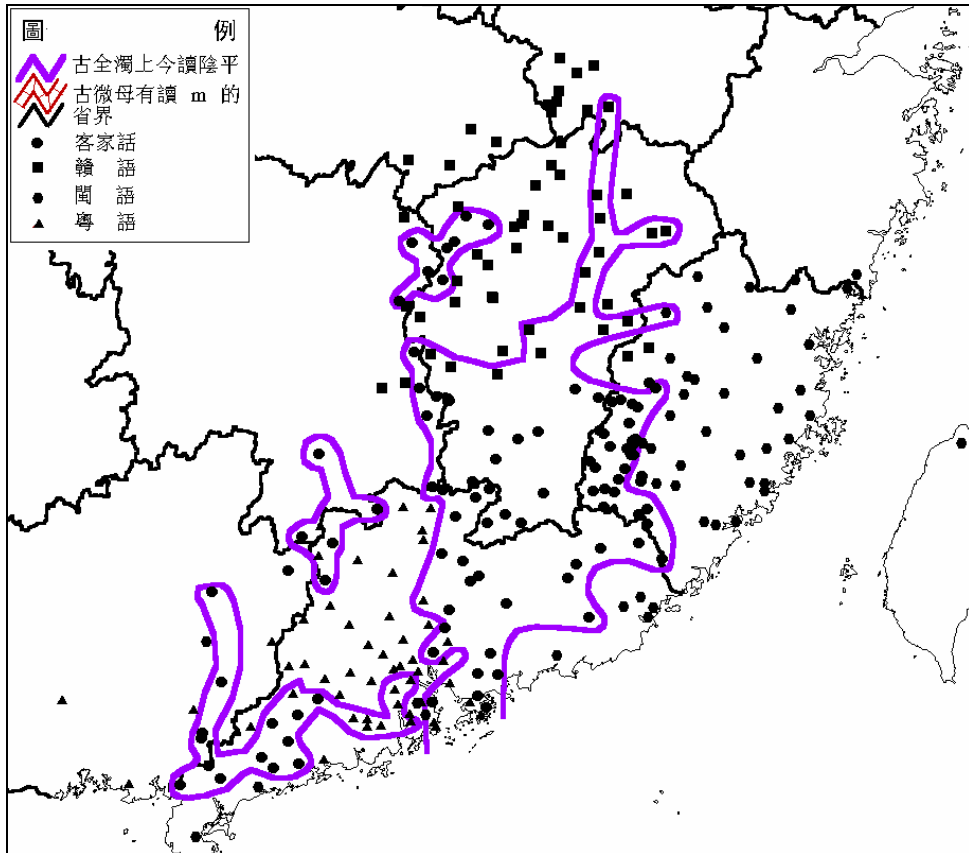
〈圖 14〉古次濁上今讀陰平



說明：畫線以 5% 以上為標準，包括了個別 5% 以下的贛語點。這條同言線涵蓋了客家話的大部分地區，但閩語、贛語、粵語少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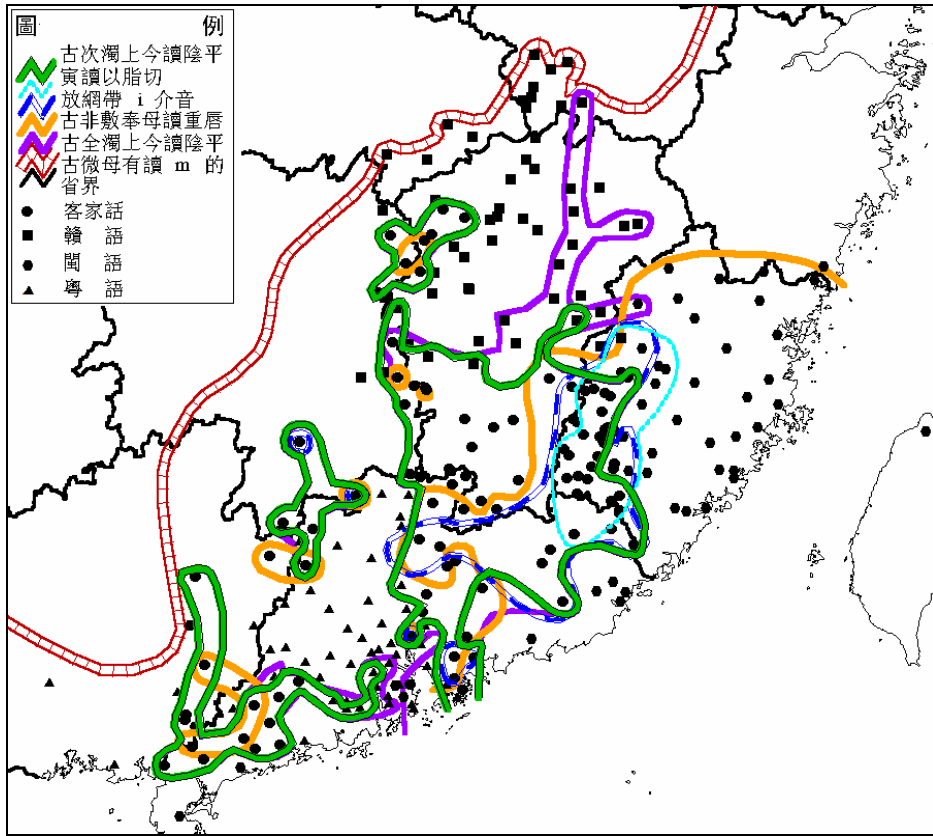


〈圖 15〉古全濁上今讀陰平



說明：畫線以 5% 以上為標準。這條同言線有較大的分布範圍，涵蓋了客家話的絕大部分地區和贛語、粵語的部分地區，但閩語少涉。

〈圖 16〉六條同言線的綜合



### 3.2 客家話的界定

通過前文的討論，可以初步給客家話一個定義：

- (6) 古濁上字（包括次濁和全濁）有明顯歸陰平的現象。
- (7) 古非組字有明顯保留重唇讀法的現象。
- (8) 古宕攝合口三等非組字有保留 i 介音的現象。

同時滿足這三條的是最典型的客家話，滿足 (6) (7) 或 (7) (8) 的也仍是典型的客家話，只滿足 (6) 的是異化的客家話，三條一條也不沾邊的是嚴重異化的客家話。後兩種情形更多的是從移民史、民系認同及方言的整體面貌去確定其方言歸屬的。

上面的定義仍是不完備的，因為有些閩語可能符合 (7) (8) 兩項，因此還需要增加區別客閩的特徵。如何區別閩客擬另文討論。

### 3.3 客贛分立的必要性

從〈圖 11〉至〈圖 15〉的表現看，對贛語有較大覆蓋範圍的同言線只有一條（古全濁上歸陰平），可是所覆蓋的範圍也還不到一半，其他四條同言線則贛語少涉。而客家話的情形完全不同，除了“寅讀以脂切”外有四條同言線都把客家大本營（閩西、粵東、贛南）大致涵蓋在其中。這使我們相信客贛的分立是完全必要的。贛語和客家話的共同特點是晚近的、表層的，兩者在深層具有明顯的對立——區分客贛的那部分特點把客家話更多的跟南部方言（閩粵）聯繫在一起。這也正是 Norman (1989[2003]) 的中心意思。

## 4. 作為客家話界定標準的古次濁上今讀陰平的深層意義

前文從量化分析和地理分布兩個角度說明古次濁上部分字今讀陰平對於區別客贛有意義，立足點是這一現象對客家話的大範圍涵蓋而贛語卻只在客贛交界地帶發生。不過客家話的一致性也不能強調得過頭，因為 10% 以下的方言也有 12 個，約佔 13%，其分布如〈圖 17〉所示（只標客家話，10% 以下的方言用○表示）。

〈圖 17〉古次濁上字今讀陰平不明顯的客家話



事實上，古濁上字是否讀陰平只是表層現象。正如許多學者一再指出的，它所反映的是陽上調的消失和歸併。橋本 (Hashimoto 1973:388-390) 已經指出客家話古上聲字的文白層具有不同的分合方向：

In layer 1:	complete-clear	}	_____	yin
	secondary-clear			
	secondary-turbid	}	_____	yang
	complete-turbid			
			yang1	
			yang2	
In layer 2:	complete-clear	}	_____	yin
	secondary-clear			
	secondary-turbid			
	complete-turbid		_____	yang

layer 1 代表白讀層 (the colloquial layer), layer 2 代表文讀層 (the literary layer), 上聲的分化以古聲母的清濁為條件：在白讀層裡，次濁 (secondary-turbid) 上和全濁 (complete-turbid) 上歸為一類；在文讀層裡，次濁上和清上歸為一類。清包括全清 (complete-clear) 和次清 (secondary-clear)。客家話白讀層上聲的陰陽分化類型同粵語相同，而文讀層上聲的陰陽分化類型同官話相同。這就是客家話古次濁上字白讀歸陰平、文讀歸上聲所蘊含的意義 (the implication of this layer distinction)。Sagart (1993, 2001) 亦指出客家話古濁上第一套字 (set 1, 如“有”次濁、“社”全濁的白讀音) 來源於早期的陽上調 (tone 4)。<sup>7</sup>

調類的歸併往往跟調型調值的接近有關，因此如何歸併需要由各方言聲調的具體情況來決定。就客家話而言，其濁上字的演變至少有以下情形：

(9) 保留陽上調，例如上猶東山“近動旱坐懶斷”今讀陽上調 (劉綸鑫 1999:95)。

(10) 歸入陰平調，大多數客家話屬於這種情況。例如梅州、連城：

	坐	動	重	有	懶	癢
梅州	ts <sup>h</sup> ɔ <sup>1</sup>	t <sup>h</sup> uŋ <sup>1</sup>	ts <sup>h</sup> uŋ <sup>1</sup>	iu <sup>1</sup>	lan <sup>1</sup>	ioŋ <sup>1</sup>
連城	ts <sup>h</sup> u <sup>1</sup>	t <sup>h</sup> əŋ <sup>1</sup>	t <sup>h</sup> əŋ <sup>1</sup>	ia <sup>1</sup> u <sup>1</sup>	la <sup>1</sup>	ioŋ <sup>1</sup>

(11) 歸入上聲調，例如福建連城的文亨、莒溪：

	坐	動	重	有	懶	癢
文亨	ts <sup>h</sup> uei <sup>3</sup>	t <sup>h</sup> aŋ <sup>3</sup>	t <sup>h</sup> u <sup>3</sup> aŋ <sup>3</sup>	hy <sup>3</sup>	lɔ <sup>3</sup>	iaŋ <sup>3</sup>
莒溪	ts <sup>h</sup> ai <sup>3</sup>	t <sup>h</sup> aŋ <sup>3</sup>	t <sup>h</sup> u <sup>3</sup> aŋ <sup>3</sup>	hai <sup>3</sup>	lɔ <sup>3</sup>	iaŋ <sup>3</sup>

(12) 歸入去聲調或陰去調，例如大家所熟知的河源、大庾 (河源去聲分陰陽，大庾去聲不分陰陽)：

	坐	動	重	有	懶	癢
河源	ts <sup>h</sup> uɔ <sup>5</sup>	t <sup>h</sup> oŋ <sup>6</sup>	ts <sup>h</sup> oŋ <sup>5</sup>	jiu <sup>5</sup>	lan <sup>5</sup>	jyɔŋ <sup>3</sup>
大庾	ts <sup>h</sup> o <sup>5</sup>	t <sup>h</sup> əŋ <sup>5</sup>	ts <sup>h</sup> əŋ <sup>5</sup>	iu <sup>5</sup>	lā <sup>5</sup>	iō <sup>5</sup>

(13) 歸入陽入調，例如連城的朋口、宣和：

	坐	動	重	有	懶	癢
朋口	ts <sup>h</sup> ɿ <sup>8</sup>	t <sup>h</sup> aŋ <sup>8</sup>	t <sup>h</sup> u <sup>8</sup> aŋ <sup>8</sup>	i <sup>8</sup> u <sup>1</sup>	la <sup>8</sup>	ɿɔŋ <sup>8</sup>
宣和	ts <sup>h</sup> ɿ <sup>8</sup>	t <sup>h</sup> aŋ <sup>8</sup>	t <sup>h</sup> u <sup>8</sup> aŋ <sup>8</sup>	i <sup>8</sup> u <sup>1</sup>	la <sup>8</sup>	ɿɔŋ <sup>8</sup>

<sup>7</sup> 筆者只讀過 Sagart (2001)，Sagart (1993) 是根據 Sagart (2001) 的尾註①得知的。

(11) (12) (13) 型的客家話幾乎處於 (10) 型客家話的包圍中，因此都不同程度地出現濁上字歸陰平的現象。<sup>8</sup> 連城境內的客家話分屬 (10) (11) (13) 型，其轄字高度一致，從歷史比較法的角度看，它們具有同源關係。這也正是我們沒有把文亨、莒溪、朋口、宣和排除出客家話的根本原因（參看項夢冰 2004b）。(11) 型客家話全濁上字跟清上字同類顯係先分後合的結果，但其次濁上字原先跟清上同類還是跟全濁上同類則或有不同看法。我們認為：既然在 (9) (10) (12) (13) 型客家話裡，次濁上和全濁上都有相同的演變行為，因此推斷 (11) 型客家話原先的陽上調包含次濁上字應當不會離事實很遠。這種情形同樣發生在粵語，例如陽江相當於廣州話陽上調的那部分字今歸上聲（馬：廣州  $ma^4$ /陽江  $ma^3$  | 社：廣州  $ʃe^4$ /陽江  $ʃe^3$ ）。

很顯然，客家話陽上調的消失是晚近的事，派入陰平雖屬常見，但也只是表層現象。事實上無論根據是否保留陽上調和陽上調如何歸併，都很難在客家話內部找到一個具有完全排他性的邏輯表述，也就是說，客家話在濁上字的今讀表現上並無完全區別於周邊方言的特點。客家話濁上歸陰平的深層意義在於：客家話是底層調位具有陽上調的方言，其陽上調包含了古全濁上字和次濁上字，這使它跟吳語、粵語、閩語連成一片，而跟官話、湘語、贛語對立。這種對立可以表述為“官話型和吳語型的對立”（參看何大安 1988），也就是另一種南北對立，不過這種對立的南北對比範圍跟古微母字所體現的南北對比範圍不完全一致。〈圖 18〉是有無陽上調在全國 44 處方言中的分布情況。

〈圖 18〉只具有模型意義，其中的分界線是極為粗略的，例如徽語尚未納入考察範圍，也未做計量上的考察，但是這一分界線大體上是存在的，前文對客贛次濁上歸陰平的考察已經清楚的顯示了這一點。這條分界線對東南方言具有重要的分類意義，由此可畫出官話型（湘、贛）和吳語型（吳、閩、客、粵）兩大組。

既然濁上歸陰平是表面現象，前文關於客家話的定義就要修改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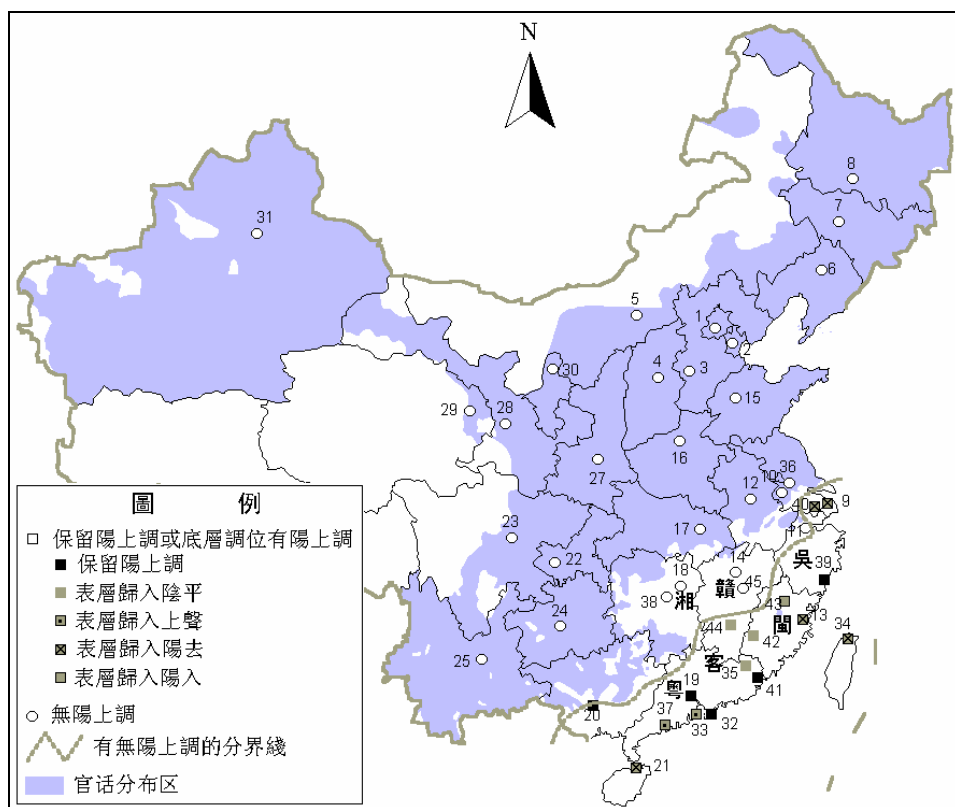
- (14) 底層調位具有陽上調（包含部分古全濁上字和次濁上字）。
- (15) 在白讀層裡古非組字有明顯保留重唇讀法的現象。
- (16) 在白讀層裡古宕攝合口三等非組字有保留  $i$  介音的現象。

<sup>8</sup> 大庾有明顯的濁上歸陰平現象（主要是全濁字），大概屬於二次音變，即全濁上歸陽去，然後再併入陰平，但也不排除兼有 (10) 型方言的影響，其中次濁上歸陰平只有三個字音（湍  $lu^1$  | 買  $mæ^1$  | 尾  $mi^1$ ），明顯是 (10) 型方言影響的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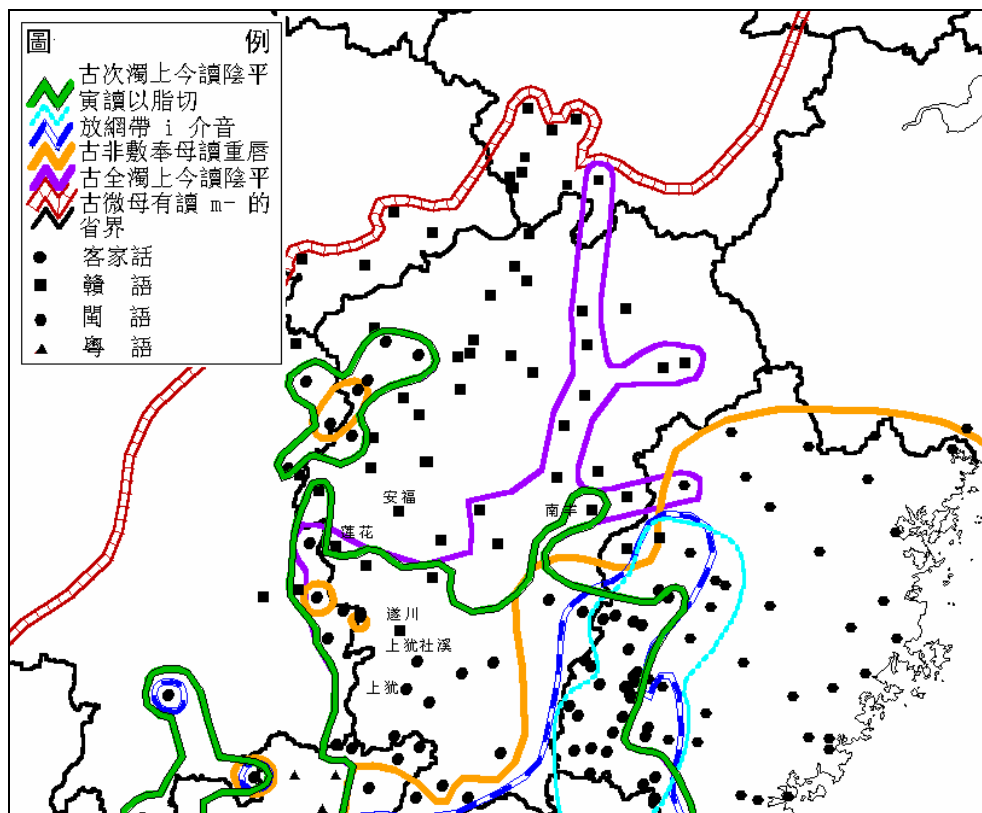
(14) 只有區別客贛的作用，沒有區別客粵閩的作用。但這一點不應成為把客粵或客閩劃歸一類的理由，事實上客粵和客閩都有較明顯的區別。

定義既經修改，就要重新審視贛語中的特例。贛語保留陽上調的方言目前發現的有安福、蓮花、遂川（劉綸鑫 1999:71, 77）。遂川的陽上調只包含全濁上字，安福、蓮花則包含了次濁上字（例如“冷”“暖”），可是這兩處方言跟南豐一樣，都處於贛語的南部邊緣地帶。這類贛語數量既少，其分布又具有明顯的邊緣性，完全沒有地理縱深度，在方言大區的劃分中不應有其地位。請看〈圖 19〉（上猶東山、安福、遂川為新增的點）。上猶東山（即城關）、安福、蓮花、遂川都是有陽上調的方言，南豐是具有次濁上歸陰平的方言（作為參照還標出了上猶社溪的位置）。新增的反例（安福、蓮花）對次濁上歸陰平的同言線不造成實質性的影響。似乎可以這樣說：南部邊緣地帶的贛語是具有客家話底層或受客家話影響較深的方言。

〈圖 18〉有無陽上調在全國 44 處方言中的分布（地名代碼同〈圖 1〉）



〈圖 19〉具有陽上調的客贛方言



### 本文方言地圖所依據的語料

本文的〈圖 11〉至〈圖 16〉主要表現同言線的走向，其中的方言點只是起一個背景作用，因此各圖的布點相同（256 個地點，客家、贛、閩、粵分別為 101、56、48、51 個地點），設點的原則是本文作者已搜集到部分語料的方言。因為同言線是以“若干語言現象的集群性量化分布”一節中有關的語言特徵點狀分布圖為基礎繪製的，所以下面只交待這些語言特徵點狀分布圖的語料來源（各圖方言布點不完全相同跟現有語料不能對齊以及查找、統計的工作量太大有關）。

〈圖 1〉、〈圖 18〉所依據的語料（44 個地點）：北京、濟南、西安、太原、武漢、成都、合肥、揚州、蘇州、溫州、長沙、雙峰、南昌、梅州（梅縣）、廣州、陽江、潮州、福州、建甌根據北京大學中文系語言學教研室 1989；南京、海口、蘭州、西寧、銀川、昆明、呼和浩特、烏魯木齊分別根據劉丹青 1997、陳鴻



邁 1997、王森 1997、張成材 1997、高葆泰和張安生 1997、毛玉玲 1997、邢向東 1998、周磊 1998 之“同音字彙”；天津、石家莊、瀋陽、長春、哈爾濱、重慶根據陳章太、李行健 1996 之“同音字表”；香港、澳門根據詹伯慧、張日昇 1987；台北根據張振興 1983 之“常用同音字表”；鄭州根據盧甲文 1992 之“同音字表”；杭州根據錢乃榮 1992a 之“同音字表”（目錄作“常用字表”）；上海根據錢乃榮 1992b 之“字音對照表”；南寧根據廣西壯族自治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1998 之“廣西漢語方言字音對照”；貴陽根據貴州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1998 之“同音字彙”；零都根據劉綸鑫 1999 之“客贛方言單字音比較表”；連城根據本文作者記錄的《方言調查字表》；撫州根據曹暉記錄的《方言調查字表》。

客家話：〈圖 2〉、〈圖 3〉、〈圖 4〉、〈圖 6〉、〈圖 7〉、〈圖 8〉均為 95 個地點：翁源、連南、河源、揭西、詔安（秀篆）、武平（岩前）、長汀、寧化、銅鼓（三都）、贛縣、大庾（今改大余）、蒙山（西河）、陸川、香港（西貢）根據李如龍、張雙慶 1992 之“客贛方言字音對照表”；平江（嘉義）、瀏陽（小河）、醴陵（南橋）、攸縣（漕泊）、茶陵（桃坑）、炎陵（十都、水口）、汝城（三江口）、宜章（關溪）、江華（未竹口）、新田（冀村）根據陳立中 2003 之“湖南客家方言字彙”；陽西（塘口）、陽春（三甲）、信宜（思賀、錢排）、高州（新垌）、電白（沙琅）、化州（新安）、廉江（石角）、廉江（青平）根據李如龍 1999 之“粵西客家方言字音對照表”；零都（今改于都）、龍南、虔南（今改全南）、定南、銅鼓、奉新（澡溪）、井岡山（黃坳）、石城根據劉綸鑫 1999 之“客贛方言單字音比較表”；上猶（社溪）、南康、安遠、寧都、修水（黃沙橋）根據劉綸鑫 2001 之“同音字表”；惠州、東莞（清溪）、深圳（沙頭角）、從化（呂田）、中山（南朗合水）根據詹伯慧、張日昇 1987；梅州（梅縣）根據北京大學中文系語言學教研室 1989；大埔根據何耿鏞 1993 之“同音字表”；惠陽根據周日健 1987；新豐、新豐（水源馬頭）根據周日健 1990 之“同音字表”；五華根據魏宇文 1997；武平城關根據武平縣志編纂委員會 1993 之“同音字表”；連山小三江根據陳延河 1994；清流根據清流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1994 之“同音字表”；興寧根據饒秉才 1994a 和 1994b；永定根據永定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1994 之“同音字表”；雲浮根據宋長棟、余偉文、莊益群 1995 之“同音字表”；南雄（珠璣巷）根據林立芳、莊初昇 1995 之“同音字表”；井岡山（下七）根據盧紹浩 1995；賀縣（蓮塘）根據鄧玉榮 1996；陸川（大橋）根據廣西壯族自治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1998 之“廣西漢語方言字音對照”；增城（永和長崗）根據羅兆榮、王李英 1998；容縣（縣底）根據陳曉錦 1999；長汀紅山根據 Hiromi

2000；仁化長江根據莊初昇、李冬香 2000；明溪根據李如龍 2001 之“同音字表”；始興根據潘小紅 2002；連城（城關、揭樂、新泉、文亨、朋口、宣和、莒溪、莒溪壁洲林姓）、上杭（城關、舊縣）、清流（嵩口、長校江坊）、明溪（蓋洋）、寧化（石壁）、永定（湖雷石坑）、武平（桃溪湘坑）、長汀（河田、大同新峰）、翁源（新江）根據本文作者記錄的《方言調查字表》；萬載（潭埠）根據北京大學中文系中西裕樹等記錄的《方言調查字表》；南雄（烏逕）根據莊初昇記錄的《方言調查字匯》（收字比《方言調查字表》少一些）。||〈圖 9〉有 98 個地點，新增永定下洋、武平武東、增城派潭三處，分別根據黃雪貞 1983、林清書 1986、王李英 1998。||〈圖 10〉有 64 個地點，平江（嘉義）、瀏陽（小河）、醴陵（南橋）、攸縣（漕泊）、茶陵（桃坑）、炎陵（十都、水口）、汝城（三江口）、宜章（關溪）、江華（未竹口）、新田（冀村）、上猶（社溪）、南康、安遠、寧都、修水（黃沙橋）、惠州、東莞（清溪）、深圳（沙頭角）、從化（呂田）、中山（南朗合水）、梅州、大埔、新豐、新豐（水源馬頭）、興寧、永定、雲浮、南雄（珠璣巷）、賀縣（蓮塘）、陸川（大橋）、容縣（縣底）、長汀（紅山）、明溪、連城（城關、揭樂、新泉、文亨、朋口、宣和、莒溪、莒溪壁洲林姓）、上杭（城關、舊縣）、清流（嵩口）、明溪（蓋洋）、寧化（石壁）、永定（湖雷石坑）、武平（桃溪湘坑）、長汀（河田、大同新峰）、翁源（新江）等 53 個地點所依據的語料同前，另 11 個地點所依據的語料為：寧化根據寧化縣志編纂委員會 1992 之“同音字表”；零都根據謝留文 1998；長汀根據長汀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1993 之“同音字表”；虔南根據劉綸鑫 2001 之“同音字表”；鬱林（福綿新橋）、興業（高峰）、博白（新田）、陸川（橫山）、北流（西垠）根據陳曉錦 2004 之“六個客家方言的字音對照表”；龍岩大池、上杭古田根據嚴修鴻 1997。

閩語：〈圖 2〉、〈圖 3〉、〈圖 4〉均為 14 個地點：廈門、潮州、福州、建甌根據北京大學中文系語言學教研室 1989。沙縣、三明（三元）根據李如龍 2001 之“同音字表”。永安根據周長楫、林寶卿 1992 之“同音字表”。永春根據林連通、陳章太 1989 之“同音字表”。寧德根據沙平 1999。松溪根據秋谷裕幸 1993。建陽根據 Norman 1963 之 Chart of homophonous characters（同音字表）。中山（隆都）根據詹伯慧、張日昇 1987。連城（姑田、賴源）根據本文作者記錄的《漢語方言調查字表》。||〈圖 6〉、〈圖 7〉、〈圖 8〉均為 16 個地點：邵武根據李如龍、張雙慶 1992 之“客贛方言字音對照表”（邵武的歸屬有不同意見）；平南（上渡）根據廣西壯族自治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1998 “廣西漢語方言字音對照”；其他同前。||〈圖 9〉有 46 個地點，其中 16 個地點同前，其他地點：南

安、晉江、仙游、將樂、崇安（今改武夷山）根據李如龍 2001 之“同音字表”；汕頭、揭陽、海豐、海康（今改雷州）、電白、中山（三鄉）根據林倫倫、陳小楓 1996 之“廣東閩方言語音對照表”；福鼎、大田、莆田、古田根據陳章太、李如龍 1991（福鼎、古田還參考了林寒生 2002）；漳平（城關、永福）根據張振興 1992 之“同音字表”；漳州根據馬重奇 1993；泉州根據林連通主編 1993 之“同音字表”；龍岩根據龍岩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1993 之“同音字表”；台北根據張振興 1983 之“同音字表”；澄海根據林倫倫 1996 之“同音字表”；文昌根據雲惟利 1987 之“同音字表”；蒼南（靈溪）根據溫端正 1991 之“同音字表”；福清根據馮愛珍 1993 之“同音字表”；尤溪根據尤溪縣志編纂委員會 1989 之“同音字表”；周寧根據周寧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1993 之“同音字表”；龍海根據龍海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1993 之“同音字表”；永泰根據永泰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1992 之“同音字表”；尤溪根據尤溪縣志編纂委員會 1989 之“同音字表”；慶元（江根）根據本文作者記錄的《方言調查字表》。|| 〈圖 10〉有 28 個地點，其中 13 個地點同〈圖 2〉、〈圖 3〉、〈圖 4〉相同，少永安而已；其他 15 個地點除沙縣（富口）根據鄧享璋 2000 年的碩士論文《沙縣蓋竹音系》（轉引自嚴修鴻 2000）外，其他已見於〈圖 9〉新增的地點（南安、晉江、仙游、將樂、崇安、漳平永福、漳州、泉州、龍岩、福清、周寧、龍海、永泰、慶元江根）。

**粵語：**〈圖 2〉至〈圖 10〉均為 51 個地點：廣州、香港（市區、新界錦田）、澳門、番禺（市橋）、花縣（花山）、從化、增城、佛山、南海（沙頭）、順德（大良）、三水（西南）、高明（明城）、中山（石岐）、珠海（前山）、斗門（上橫水上話）、斗門（斗門鎮）、江門（白沙）、新會（會城）、台山（台城）、開平（赤坎）、恩平（牛江）、鶴山（雅瑤）、東莞（莞城）、寶安（沙井）根據詹伯慧、張日昇 1987。清遠、佛岡、英德（浚洸）、陽山、連山布田、連縣（清水）、韶關、曲江（馬壩）、仁化、樂昌根據詹伯慧、張日昇 1994。肇慶（高要）、四會、廣寧、德慶、懷集、封開（南豐）、雲浮（雲城）、新興、羅定、鬱南（平台）根據詹伯慧、張日昇 1998。南寧、鬱林、廉州、梧州根據廣西壯族自治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1998 “廣西漢語方言字音對照”。信宜根據羅康寧 1987 之同音字表。陽江根據北京大學中文系語言學教研室 1989。

**贛語：**〈圖 2〉、〈圖 3〉、〈圖 4〉、〈圖 8〉均為 37 個地點：湖口、星子、永修、南昌（塔城）、鄱陽（今改波陽）、樂平、橫峰、高安、奉新、上高、萬載、東鄉、撫州、南豐、宜黃、黎川、萍鄉、蓮花、吉安、永豐、泰和根據劉綸鑫

1999 之“客贛方言單字音比較表”。茶陵、永新、吉水、醴陵、新喻（沙土）、宜豐、平江、修水、安義、都昌、宿松、餘干、弋陽、南城、建寧根據李如龍、張雙慶 1992 之“客贛方言字音對照表”。南昌根據北京大學中文系語言學教研室 1989。||〈圖 6〉、〈圖 7〉均為 44 個地點，新增 7 個地點：岳西、宿松、潛山、懷寧、太湖、望江、東至，均據安徽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1997 之皖西贛語“七個方言點音系基礎字讀音對照表”。||〈圖 9〉有 54 個地點，在〈圖 2〉、〈圖 6〉的基礎上再增加 10 個地點：奉新（宋埠）根據余直夫 1975 之“同音字表”；蒲圻（今改赤壁）根據陳有恆 1989 之“同音字彙”；大冶（金湖）根據汪國勝 1989[1994]；宜春根據陳昌儀 1991 之“同音字表”；通山根據黃群建 1994 之“同音字表”；安仁根據陳滿華 1995 之“同音字表”；陽新根據黃群建 1995 之“同音字表”；新喻根據劉綸鑫 1999 之“客贛方言單字音比較表”；泰寧根據李如龍 2001 之“同音字表”；宿松（二郎）根據孫宜志 2002。||〈圖 10〉贛語取 17 點：南昌同〈圖 2〉；9 個點同〈圖 9〉新增的點（少新喻）；另外增加 7 個地點：安義根據高福生 1988；餘干、撫州、南城根據陳昌儀 1991 之“同音字表”；萍鄉根據魏鋼強 1990 之“同音字表”；建寧根據李如龍 2001 之“同音字表”；黎川根據顏森 1993 之“同音字表”。

以上的方言語料出處也適用於正文，但韶山衡未在地圖中出現，本文根據的是王福堂先生 1973 年記錄的《方言調查字表》。

## 引用文獻

- Hashimoto, Mantaro J. (橋本萬太郎). 1973. *The Hakka Dialec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ehmann, W. P. 2002.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Li, Fang-kuei (李方桂). 1937[1973]. Languages and dialects of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1:1-13.
- Norman, Jerry. 1963. *The Kienyang Dialect of Fukie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issertation.
- Norman, Jerry. 1988. *Chine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agart, Laurent. 1993. *Les dialects gan*. Paris: Languages Croisés.
- Sagart, Laurent. 2001. Nanxiong and Hakka. *Fangyan* [方言] 2001.2:142-151.
- 丁文江, 翁文灝, 曾世英. 1933. 《中國分省新圖》。上海：申報館。

- 丁文江, 翁文灝, 曾世英. 1934. 《中國分省新圖》。上海：申報館。
- 丁文江, 翁文灝, 曾世英. 1948. 《中國分省新圖》。上海：申報館。
- 丁邦新. 1982[1998]. 〈漢語方言區分的條件〉, 《丁邦新語言學論文集》, 166-187。  
北京：商務印書館。
- 丁聲樹, 李榮. 1956. 〈漢語方言調查〉, 《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文件匯編》, 80-88。北京：科學出版社。
- 大嶋広美 (Hiromi, Oshima). 2000. 〈Phonology of Hongshan Hakka dialect, Changting, Fujian〉, 收錄於日本平成 9-11 年度科學研究費基盤 (A) 研究成果報告書第 7 分冊《中國における言語地理と人文・自然地理 (7)：言語類型地理論シンポジウム論文集》, 194-213。
- 尤溪縣志編纂委員會. 1989. 《福建省尤溪縣志》。福州：福建省地圖出版社。
- 毛玉玲. 1997. 《昆明話音檔》。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王森. 1997. 《蘭州話音檔》。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王李英. 1998. 《增城方言志》(第二分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 王福堂. 1999. 《漢語方言語音的演變和層次》。北京：語文出版社。
- 北京大學中文系語言學教研室編. 1989. 《漢語方音字匯》。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
- 永定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1994. 《永定縣志》。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
- 永泰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1992. 《永泰縣志》。北京：新華出版社。
- 甘甲才. 2000. 《中山客家話研究》, 暨南大學博士論文。
- 安徽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1997. 《安徽省志・方言志》。北京：方志出版社。
- 何大安. 1988[1994]. 〈“濁上歸去”與現代方言〉, 《聲韻論叢》2:267-292。台北：學生書局。
- 何耿鏞. 1993. 《客家方言語法研究》。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 宋長棟, 余偉文, 莊益群. 1995. 《雲浮方言志》。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
- 李如龍, 張雙慶主編. 1992. 《客贛方言調查報告》。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 李如龍. 2001. 《福建縣市方言志 12 種》。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 李如龍等. 1999. 《粵西客家方言調查報告》。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 沙平. 1999. 〈福建省寧德方言同音字匯〉, 《方言》1999.4:282-295。
- 汪國勝. 1989[1994]. 〈湖北大冶(金湖)方言音系〉, 《大冶方言語法研究》, 202-237。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
- 邢向東. 1998. 《呼和浩特話音檔》。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周磊. 1998. 《烏魯木齊話音檔》。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周日健. 1987. 〈廣東省惠陽客家話音系〉,《方言》1987.3:232-237。
- 周日健. 1990.《新豐方言志》。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
- 周長楫, 林寶卿. 1992.《永安方言》。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 周長楫, 歐陽憶耘. 1998.《廈門方言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周寧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1993.《周寧縣志》。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
- 林立芳, 莊初昇. 1995.《南雄珠璣方言志》。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 林倫倫, 陳小楓. 1996.《廣東閩方言語音研究》。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
- 林倫倫. 1996.《澄海方言研究》。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
- 林清書. 1986. 〈武平武東話記略〉,《龍岩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 1986.4.2:67-73。
- 林連通, 陳章太. 1989.《永春方言志》。北京：語文出版社。
- 林連通. 1993.《泉州市方言志》。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林寒生. 2002.《閩東方言詞匯語法研究》。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
- 武平縣志編纂委員會. 1993.《武平縣志》。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 長汀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1993.《長汀縣志》。北京：三聯書店。
- 秋谷裕幸. 1993. 〈閩北語松溪方言同音字表〉,《中國語學研究・開篇》11:51-67。  
東京：好文出版。
- 秋谷裕幸. 1996. 〈Jerry Norman “What is a Kejia dialect?”〉, 收錄於日本平成 5-7 年度科學研究費綜合研究 (A) 研究成果報告書第 4 分冊《中國の方言と地域文化 (4)》, 83-94。
- 秋谷裕幸. 1996[2002]. 〈連城(文亨)方言的歸屬〉, 收錄於《客家方言研究：第四屆客方言研討會論文集》, 437-455。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 孫宜志. 2002. 〈安徽宿松方言同音字匯〉,《方言》2002.4:368-379。
- 袁家驊等. 1983.《漢語方言概要》(第二版)。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
- 馬重奇. 1993. 〈漳州方言同音字匯〉,《方言》1993.3:199-217。
- 高葆泰, 張安生. 1997.《銀川話音檔》。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高福生. 1988. 〈安義方言同音字匯〉,《方言》1988.2:123-135。
- 張成材. 1997.《西寧話音檔》。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張振興. 1983.《台灣閩南方言記略》。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張振興. 1992.《漳平方言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張雙慶, 莊初昇. 2003.《香港新界方言》。香港：商務印書館。
- 清流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1994.《清流縣志》。北京：中華書局。
- 莊初昇, 李冬香. 2000. 〈仁化縣長江方言同音字匯〉, 收錄於《韶關大學學報》

- 2000年增刊《第三屆客家方言研討會論文集》，116-133。
- 陳有恆. 1989.《蒲圻方言》。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 陳延河. 1994.〈廣東連山小三江客家話記略〉，收錄於《客家縱橫》1994 增刊《鄉音傳真情：首屆客家方言學術研討會專集》，74-85。龍岩：閩西客家學研究會。
- 陳昌儀. 1991.《贛方言概要》。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 陳章太, 李如龍. 1983.〈論閩方言的一致性〉，《中國語言學報》1:25-81。
- 陳章太, 李如龍. 1991.《閩語研究》。北京：語文出版社。
- 陳章太, 李行健. 1996.《普通話基礎方言基本詞匯集》。北京：語文出版社。
- 陳滿華. 1995.《安仁方言》。北京：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
- 陳曉錦. 1999.〈廣西容縣客家方言島調查記〉，《方言》1999.3:205-214。
- 陳鴻邁. 1997.《海口話音檔》。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游文良. 2002.《畬族語言》。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貴州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1998.《貴州省志·漢語方言志》。北京：方志出版社。
- 雲惟利. 1987.《海南方言》。澳門：澳門東亞大學。
- 項夢冰, 曹暉. 2005.《漢語方言地理學——入門與實踐》。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
- 項夢冰. 2003.〈客家話古非組字的今讀〉，《語言學論叢》28:214-263。北京：商務印書館。
- 項夢冰. 2004a.〈連城客家話古宕攝合口三等非組字的今讀〉，《閩西方言調查研究》第1輯，277-310。漢城：新星出版社。
- 項夢冰. 2004b.〈連城文亨、朋口方言的歸屬〉，未刊稿。
- 馮愛珍. 1993.《福清方言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黃雪貞. 1983.〈永定（下洋）方言詞匯〉，《方言》1983.2:148-160, 1983.3:220-240, 1983.4:297-304。
- 黃雪貞. 1988.〈客家方言聲調的特點〉，《方言》1988.4:241-246。
- 黃雪貞. 1989.〈客家方言聲調的特點續論〉，《方言》1989.2:121-124。
- 黃群建. 1994.《通山方言志》。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
- 黃群建. 1995.《陽新方言志》。北京：中國三峽出版社。
- 溫端政. 1991.《蒼南方言志》。北京：語文出版社。
- 詹伯慧, 張日昇. 1987.《珠江三角洲方言字音對照》。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 詹伯慧, 張日昇. 1994.《粵北十縣市粵方言調查報告》。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 詹伯慧, 張日昇. 1998.《粵西十縣市粵方言調查報告》。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 寧化縣志編纂委員會. 1992.《寧化縣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趙元任. 1948[1952]. 《北京口語語法》(李榮編譯自 *Mandarin Primer* [國語入門],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北京: 開明書店。
- 劉丹青. 1997. 《南京話音檔》。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 劉若雲. 1991. 《惠州方言志》。廣州: 廣東科技出版社。
- 劉綸鑫. 1999. 《客贛方言比較研究》。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劉綸鑫. 2001. 《江西客家方言概況》。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 劉鎮發. 2004. 《香港原居民客語——一個消失中的聲音》。香港: 香港中國語文學會。
- 廣西壯族自治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1998. 《廣西通志·漢語方言志》。南寧: 廣西人民出版社。
- 潘小紅. 2002. 〈始興縣太平鎮客家話同音字匯〉, 《韶關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2 增刊, 132-155。
- 練春招. 2002. 〈粵西廉江石角客家方言音系〉, 《方言》2002.3:272-288。
- 鄭錦全. 1988. 〈漢語方言親疏關係的計量研究〉, 《中國語文》1988.2:87-102。
- 鄧玉榮. 1996. 〈廣西賀縣(蓮塘)客家話音系〉, 《方言》1996.4:276-289。
- 余直夫. 1975. 《奉新音系》。台北: 藝文印書館。
- 盧甲文. 1992. 《鄭州方言志》。北京: 語文出版社。
- 盧紹浩. 1995. 〈井岡山客家話音系〉, 《方言》1995.2:121-127。
- 錢乃榮. 1992a. 《杭州方言志》。東京: 好文出版。
- 錢乃榮. 1992b. 《當代吳語研究》。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 龍岩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1993. 《龍岩市志》。北京: 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
- 龍海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1993. 《龍海縣志》。北京: 東方出版社。
- 謝永昌. 1994. 《梅縣客家方言志》。廣州: 暨南大學出版社。
- 謝留文. 1998. 《零都方言詞典》。南京: 江蘇教育出版社。
- 謝留文. 2003. 《客家方言語音研究》。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鍾明立. 2004. 〈江西武寧禮溪話音系〉, 《方言》2004.4:371-382。
- 藍小玲. 1999. 《閩西客家方言》。廈門: 廈門大學出版社。
- 魏宇文. 1997. 〈五華方言同音字匯〉, 《方言》1997.3:206-219。
- 魏鋼強. 1990. 《萍鄉方言志》。北京: 語文出版社。
- 羅兆榮, 王李英. 1998. 〈永和長崗程鄉客家話音系〉, 收錄於《客家方言研究: 第二屆客方言研討會論文集》, 194-233。廣州: 暨南大學出版社。
- 羅杰瑞 (Norman, Jerry). 1989[2003]. 〈何謂客家話?〉, 《語言學論叢》28:340-365。北京: 商務印書館。



- 羅常培. 1940[1999]. 〈臨川音系〉, 收錄於《羅常培文集》第一卷, 377-639。濟南: 山東教育出版社。
- 羅常培. 1942[1989]. 〈從客家遷徙的蹤跡論客贛方言關係〉, 《語言與文化》, 150-161。北京: 語文出版社。
- 羅康寧. 1987. 《信宜方言志》。廣州: 中山大學出版社。
- 嚴修鴻. 1997. 《連城方音研究》, 復旦大學博士論文。
- 嚴修鴻. 2000. 〈再談連城方言濁上字的調類分化——回答項夢冰先生的讀後割記〉, 《中國語學研究·開篇》20:168-181。東京: 好文出版。
- 饒秉才. 1994a. 〈興寧客家話語音——興寧客家話研究之一〉, 收錄於《客家縱橫》1994 增刊《鄉音傳真情: 首屆客家方言學術研討會專集》, 61-73。龍岩: 閩西客家學研究會。
- 饒秉才. 1994b. 〈興寧縣客家話聲母與中古音聲母比較〉, 《語言研究》1994 增刊下冊, 340-354。
- 顏森. 1993. 《黎川方言研究》。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Received 9 March 2005; revised 21 October 2005; accepted 29 November 2005]

北京大學中文系  
中國 100871 北京市  
xiangmb@pku.edu.cn

## The Relationship of Hakka to Gan

Mengbing Xiang

Peking University

The focus here is on the modern pronunciations of seven phonological phenomena in Hakka and three main neighboring dialects, Min, Gan, and Yue, illustrated with phonological maps. The seven phonological phenomena are: (1) modern dialectal reflexes of Middle Chinese 非 (*fei*), 敷 (*fu*) and 奉 (*feng*) initials; (2) reflexes of MC 微 (*wei*) initials; (3) reflexes of MC complete-turbid 上 (*shang*) tone words; (4) reflexes of MC secondary-turbid *shang* tone words; (5) reflexes of MC secondary-turbid 平 (*ping*) tone words; (6) retention or loss of medial *i* in the MC 宕攝合口三等 (*dangshe-hekou-sandeng*) *fei* group; and (7) pronunciation of 寅 (*yin*) by 以脂切 (*yizhiqie*).

It is pointed out that modern reflexes of MC *wei* initials involve *m*- and that the modern pronunciation of MC secondary-turbid *ping* words is *yingping*; the Southeast dialects therefore cannot be classified by these criteria. However, MC *fei*, *fu* and *feng* initials become modern bilabials; MC complete-turbid becomes *yingping*; MC secondary-turbid *shang* becomes *yingping*, whether or not medial *i* is retained in the MC *dangshe-hekou-sandeng fei* group of words. These criteria are valid to varying degrees in classifying the Southeast dialects.

The pronunciation of the word *yin* by *yizhiqie* is not widespread, yet is still helpful in detecting the influence of West Fujian Hakka. The isogloss maps highlight the classification value of these phonological features, leading us to typify Hakka as follows: (1) The original tones included *yangshang*, with some of the MC complete-turbid *shang* words and secondary-turbid *shang* words as well; (2) the obvious retention of bilabials in the colloquial layer of MC *fei*, *fu* and *feng* words; and (3) the retention of medial *i* in the colloquial layer of the MC *dangshe hekou sandeng fei* group. Gan does not display these phonological features. Therefore, judging by these criteria, Hakka and Gan should not be lumped together into one big dialect grouping.

Key words: dialect geography, Hakka & Gan classification, Middle Chinese